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左传

● 先秦 左丘明



〔先秦〕 左丘明 撰

左氏春秋

左传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11 页	嗚 倭 倭 倭	第 14 页 拳
第 15 页	拳	第 16 页 拳
第 24 页	嗚	第 25 页 嗚 嗚 嗚
第 26 页	匱 𪔐 嗚 嗚	第 27 页 嗚(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30 页	嗚 𪔐 𪔐	第 31 页 𪔐 𪔐
第 33 页	嗚 嗚	第 35 页 𪔐
第 36 页	𪔐	第 37 页 𪔐(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38 页	𪔐 𪔐	第 39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43 页	𪔐 𪔐 𪔐	第 45 页 𪔐
第 46 页	𪔐 𪔐 𪔐	第 47 页 嗚 嗚
第 48 页	𪔐	第 49 页 𪔐 嗚
第 55 页	𪔐	第 62 页 嗚
第 67 页	嗚	第 68 页 𪔐 𪔐
第 70 页	嗚	第 71 页 嗚 𪔐 𪔐
第 72 页	𪔐	第 79 页 𪔐
第 80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87 页 𪔐
第 89 页	𪔐	第 90 页 𪔐
第 93 页	𪔐 𪔐 𪔐 嗚	第 95 页 𪔐 𪔐
第 96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00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01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02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03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04 页 𪔐
第 105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06 页 𪔐
第 108 页	嗚	第 109 页 𪔐
第 110 页	𪔐	第 111 页 嗚 𪔐 𪔐
第 113 页	𪔐	第 114 页 𪔐 𪔐
第 117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18 页	𪔐 𪔐	第 119 页 𪔐
第 120 页	嗚(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125 页 𪔐 𪔐
第 126 页	𪔐	第 129 页 𪔐
第 130 页	嗚	第 131 页 嗚
第 132 页	𪔐	第 135 页 考
第 137 页	𪔐	第 138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44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45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46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47 页 𪔐 𪔐 𪔐
第 148 页	𪔐	第 149 页 𪔐 𪔐
第 152 页	𪔐 𪔐	第 153 页 𪔐 𪔐

第 154 页	帔 帔 帔 帔	第 155 页	儻
第 156 页	鞞	第 160 页	齏
第 161 页	齏	第 164 页	湮 鞞
第 165 页	鞞	第 166 页	齏 齏 齏
第 167 页	齏 齏 帔 帔	第 169 页	帔 帔 帔 帔 考
第 171 页	朶 朶	第 172 页	帔
第 173 页	鞞 鞞	第 177 页	父 纒 絜 博 洞
第 184 页	帔	第 198 页	罔 悞
第 199 页	悞	第 206 页	帔
第 207 页	悞		

《左氏春秋》导读

《左氏春秋》,又称为《左传》、《春秋左氏传》。其作者各说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刘歆也同意此观点。唐代赵匡则认为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宋代王安石、郑樵也认为非左丘明之作。明代姚鼐认为是战国吴起作,清代顾炎武则认为此书非成于一世一人之手。综合诸家之说,一般认为作者是战国初期一位不知姓名的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所作。

《左氏春秋》是先秦时代内容翔实、规模宏大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全书约 19 万余字,按鲁国隐公至哀公十二个君主的顺序,忠实而详尽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前后二百五十多年间,周王室及诸侯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方方面面的历史。作者在处理这些史料时,融进了自己的观点,体现了自己的爱憎,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书中对封建礼仪、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法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民谚等,都有大量的记叙,对上至天子诸侯,下至乐师随从的各个阶层无不触及,对诸侯争霸、战场角逐、婚丧嫁娶、星相占卜的大小场面都有涉猎。可以说《左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奴隶社会崩溃时期的重大变化。显示了那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

《左氏春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笔下人物

不论正反皆具特色。虚伪诡诈的秦穆公,忍辱负重的晋文公,假仁假义的宋襄公,用人不疑的齐桓公,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些才识过人的乱世英才如管仲、屈完、晏婴之流的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书中还善于描写外交辞令。烛之武、吕甥、屈完等一系列人物,就是藉助他们的外交辞令,或煽动,或拉拢,或劝诱,或危吓,或严正,或婉曲,抓住对方心理弱点,痛下针砭,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左氏春秋》在语言上的成就也颇高,既可作为一部史书又可作为历史散文来阅读,其描写人物、剖析战争之所以紧张、生动,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主要是得益于语言运用的高超。

《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与《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合称为“春秋三传”,被奉为儒家经典,同时又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历史散文著作,不愧为我国史家一大奇书。

隐 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逐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 ,不为灾 ,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 ,败宋师于黄。公立 ,而求成焉。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 ,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 ,改葬惠公 ,公弗临 ,故不书。惠公之薨也 ,有宋师 ,太子少 ,葬故有阙 ,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 ,不见公 ,亦不书。

郑共叔之乱 ,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 ,取廩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 ,公弗许 ,逐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 ,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 ,不书 ,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 ,祭伯来 ,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 ,故不书曰。

隐公二年

二年春 ,公会戎于潜 ,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 ,公辞。

莒子娶于向 ,向姜不安莒而归。夏 ,莒人入向 ,以姜氏还。

司空无骇入极 ,费夸父胜之。

戎请盟。秋 ,盟于唐 ,复修戎好也。

九月 ,纪裂繻来逆女 ,卿为君逆也。

冬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鲁故也。

郑人伐卫 ,讨公孙滑之乱也。

隐公三年

三年春 ,王三月 ,壬戌 ,平王崩。赴以庚戌 ,故书之。

夏 ,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 ,不反哭于寝 ,不祔于姑 ,故不曰“薨”。不称夫人 ,故不言葬。不书姓 ,为公故 ,曰君氏。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 ,郑伯怨王 ,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 ,王子狐为质于郑 ,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 ,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 ,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 ,质无益也。明恕而行 ,要之以礼 ,虽无有质 ,谁能间之？苟有明信 ,涧溪沼沚之毛 ,苹蘩蕰藻之菜 ,筐筥錡釜之器 ,潢污行潦之水 ,可荐于鬼神 ,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 ,行之以礼 ,又焉用质？《风》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苇》、《河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来求赙 ,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 ,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 ,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 ,得保首领以没 ,先君若问与夷 ,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 ,以主社稷。寡人虽死 ,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 ,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 ,是废先君

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偃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谏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隐公四年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莅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隐公五年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

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邾人侵卫，故卫师入邾。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隐公六年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尚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迓，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余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及，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隐公七年

七年春 滕侯卒。不书名 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 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 告终、称嗣也 以继好息民 谓之礼经。

夏 城中丘。书 不时也。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 结艾之盟也。

秋 宋及郑平。七月庚申 盟于宿。公伐邾 为宋讨也。

初 戎朝于周 发币于公卿 凡伯弗宾。冬 王使凡伯来聘。还 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陈及郑平。十二月 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 及郑伯盟 馘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 不赖盟矣。”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 及陈侯盟 亦知陈之将乱也。

郑公子忽在王所 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 乃成昏。

隐公八年

八年春 齐侯将平宋、卫 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 请先相见。卫侯许之 故遇于犬丘。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 郑伯使宛来归祊 不祀泰山也。

夏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 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妁。辛亥 以妁氏归。甲寅 入于郑。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 诬其祖矣 非礼也 何以能育？”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 会于温 盟于瓦屋 以释东门之役 礼也。

八月丙戌 郑伯以齐人朝王 礼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以成纪好也。

冬 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 以鸠其民 君之惠也 寡君闻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无骇卒 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 因生以赐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 诸侯以字为谥 因以为族 官有世功 则有官族 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隐公九年

九年春 王三月癸酉 大雨霖以震 书始也。庚辰 大雨雪 亦如之。书 时失也。凡雨 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夏 城郎。书 不时也。

宋公不王 郑伯为王左卿士 以王命讨之 伐宋 宋以入郕之役怨公 不告命。公怒 绝宋使。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隐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郕。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蔡人、卫人、邾人不会王命。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郕。犹在郕,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冬,齐人、郑人入邾,讨违王命也。

隐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贻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夏,公会郑伯于郟,谋伐许也。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阙与颖考叔争车,颖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

无滋他族实逼处此 ,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 ,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 ,不唯许国之为 ,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 ,无置于许。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 ,王室而既卑矣 ,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 ,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 ,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 ,服而舍之 ,度德而处之 ,量力而行之 ,相时而动 ,无累后人 ,可谓知礼矣。”

郑伯使卒出豶 ,行出犬、鸡 ,以谄射颖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 ,刑以正邪。既无德政 ,又无威刑 ,是以及邪。邪而诅之 ,将何益矣。”

王取郕、刘、 、邶之田于郑 ,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 :温、原、緄、樊、隰郕、櫓茅、向、盟、州、陘、贛、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怒而行之 ,德之则也 ,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 ,人之不至 ,不亦宜乎?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 ,郑伯与战于竟 ,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 ,不量力 ,不亲亲 ,不征辞 ,不察有罪 ,犯五不韪而以伐人 ,其丧师也 ,不亦宜乎。

冬十月 ,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 ,大败宋师 ,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 ,故不书。凡诸侯有命 ,告则书 ,不然则否。师出臧否 ,亦如之。虽及灭国 ,灭不告败 ,胜不告克 ,不书于策。

羽父请杀桓公 ,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 ,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 ,吾将老焉。”羽父惧 ,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 ,与郑人战于狐壤 ,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 ,遂与尹氏归 ,而立其主。十一月 ,公祭钟巫 ,齐于社圃 ,馆于 氏。壬辰 ,羽父使贼弑公于 氏 ,立桓公 ,而讨 氏 ,有死者。不书葬 ,不成丧也。

桓 公

桓公元年

元年春 ,公即位 ,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 ,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 ,郑伯以璧假许田 ,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 ,公及郑伯盟于越 结祊成也。盟曰 :“渝盟 ,无享国。”

秋 ,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冬 ,郑伯拜盟。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 ,目逆而送之 ,曰 :“美而艳。”

桓公二年

二年春 ,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惧 ,遂弑殇公。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 ,而后动于恶 ,故先书弑其君。会于稷 ,以成宋乱 ,为赂故 ,立华氏也。

宋殇公立 ,十年十一战 ,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 ,督为大宰 ,故因民之不堪命 ,先宣言曰 :“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 ,召庄公于郑而立之 ,以亲郑。以郕大鼎赂公 ,齐、陈、郑皆有赂 ,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戊申 ,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 :“君人者 ,将昭德塞违 ,以临照百官 ,犹惧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 ,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 ,粢食不啻 ,昭其俭也。衮、冕、黻、珽 ,带、裳、幅、舄、衡、紕、紕、纒 ,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鞞、厉、游、纒 ,昭其数也。火、龙、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錡、鸾、和、铃 ,昭其声也。三辰旗旗 ,昭其明也。夫德 ,俭而有度 ,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 ,声、明以发之 ,以临照百官 ,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 ,而置其赂器于大庙 ,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 ,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宠赂章也。郕鼎在庙 ,章孰甚焉?武王克商 ,迁九鼎于雒邑 ,义士犹或非之 ,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 ,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 ,曰 :“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 ,不忘谏之以德。”

秋七月 ,杞侯来朝 ,不敬。杞侯归 ,乃谋伐之。

蔡侯、郑伯会于邓 ,始惧楚也。

九月 ,入杞 ,讨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旧好也。

冬 ,公至自唐 ,告于庙也。凡公行 ,告于宗庙 ;反行 ,饮至、舍爵、策勋焉 ,礼也。特相会 ,往来称地 ,让事也。自叁以上 ,则往称地 ,来称会 ,成事也。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胙庭之田。胙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桓公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胙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彘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会于嬴，成昏于齐也。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

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桓公四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

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桓公五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旃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仍叔之子来聘,弱也。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桓公六年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

楚武王侵随,使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缊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会于成,纪来咨谋齐难也。

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

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秋，大阅，简车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桓公七年

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郑。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桓公八年

八年春，灭翼。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缙于晋。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

桓公九年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鄢人攻而夺之币，

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章让于邓 ,邓人弗受。

夏 ,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鄆。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鄆。三逐巴师 ,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 ,以战 ,而北。邓人逐之 ,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 ,鄆人宵溃。

秋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

冬 ,曹大子来朝 ,宾之以上卿 ,礼也。享曹大子 ,初献 ,乐奏而叹。施父曰 :“曹大子其有忧乎 !非叹所也。”

桓公十年

十年春 ,曹桓公卒。

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 ,以王师伐虢。夏 ,虢公出奔虞。

秋 ,秦人纳芮伯万于芮。

初 ,虞叔有玉 ,虞公求旃。弗献 ,既而悔之 ,曰 :“周谚有之 :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吾焉用此 ,其以贾害也 !”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 :“是无厌也。无厌 ,将及我。”遂伐虞公 ,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 ,齐、卫、郑来战于郎 ,我有辞也。

初 ,北戎病齐 ,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饷诸侯 ,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 ,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 ,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 ,王爵也。

桓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 ,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楚屈瑕将盟贰、轸。郟人军于蒲骚 ,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 :“郟人军其郊 ,必不诚。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 ,我以锐师宵加于郟 ,郟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斗志。若败郟师 ,四邑必离。”莫敖曰 :“盍请济师于王 ?”对曰 :“师克在和 ,不在众。商、周之不敌 ,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 ,又何济焉 ?”莫敖曰 :“卜之。”对曰 :“卜以决疑 ,不疑何卜 ?”遂败郟师于蒲骚 ,卒盟而还。

郑昭公之败北戎也 ,齐人将妻之 ,昭公辞。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内宠 ,子无大援 ,将不立。三公子 ,皆君也。”弗从。

夏 ,郑庄公卒。

初 ,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 ,生昭公 ,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 ,曰雍姞 ,生厉公。雍氏宗 ,有宠于宋庄公 ,故诱祭仲而执之 ,曰 :“不立突 ,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 ,以厉公归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 ,昭公奔卫。己亥 ,厉公立。

桓公十二年

十二年夏 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郑。秋 公及宋公盟于句渚之丘。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会于虚。冬 又会于龟。宋公辞平 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 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 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无信也。”

楚伐绞 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 轻则寡谋 请无并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 绞人争出 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 大败之 为城下之盟而还。

伐绞之役 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 使伯嘉谋之 三巡数之。

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 楚屈瑕伐罗 斗伯比送之。还 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 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 其谓君抚小民以信 训诸司以德 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 将自用也 必小罗。君若不镇抚 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 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 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 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郟 乱次以济。遂无次 且不设备。及罗 罗与卢戎两军之 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宋多责赂于郑 郑不堪命 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 后也。

郑人来请修好。

桓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 会于曹。曹人致饩 礼也。

夏 郑子人来寻盟 且修曹之会。

秋八月壬申 御廩灾。乙亥 尝。书 不害也。

冬 宋人以诸侯伐郑 报宋之战也。焚渠门 入及大逵。伐东郊 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

桓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 ,天王使冢父来求车 ,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 ,天子不私求财。

祭仲专 ,郑伯患之 ,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 ,雍姬知之 ,谓其母曰 :“父与夫孰亲 ?”其母曰 :“人尽夫也 ,父一而已 ,胡可比也 ?”遂告告仲曰 :“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 ,吾惑之 ,以告。”祭仲杀雍纠 ,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 ,曰 :“谋及妇人 ,宜其死也。”

夏 ,厉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 ,昭公入。

许叔入于许。

公会齐侯于艾 ,谋定许也。

秋 ,郑伯因栎人杀檀伯 ,而遂居栎。

冬 ,会于袤 ,谋伐郑 ,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

桓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正月 ,会于曹。谋伐郑也。

夏 ,伐郑。

秋七月 ,公至自伐郑 ,以饮至之礼也。

冬 ,城向。书 ,时也。

初 ,卫宣公烝于夷姜 ,生急子 ,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 ,而美 ,公取之 ,生寿及朔 ,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 ,使盗待诸莘 ,将杀之。寿子告之 ,使行 ,不可。曰 :“弃父之命 ,恶用子矣 ?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 ,饮以酒 ,寿子载其旌以先 ,盗杀之。急子至 ,曰 :“我之求也 ,此何罪 ?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 ,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桓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 ,盟于黄 ,平齐、纪 ,且谋卫故也。

及邾仪父盟于雒 ,寻蔑之盟也。

夏 ,及齐师战于奚 ,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 ,疆吏来告。公曰 :“疆场之事 ,慎守其一 ,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 ,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

蔡桓侯卒 ,蔡人召蔡季于阵。秋 ,蔡季自陈归于蔡 ,蔡人嘉之也。

伐邾 ,宋志也。

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不书日 ,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 ,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 ,礼

也。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

初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 ,不听。昭公立 ,惧其杀己也 ,辛卯 ,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 ,复恶已甚矣。”

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 ,公将有行 ,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 ,无相渎也 ,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公会齐侯于泺 ,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 ,以告。

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 ,不敢宁居。来修旧好 ,礼成而不反 ,无所归咎 ,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秋 ,齐侯师于首止。子亶会之 ,高渠弥相。七月戊戌 ,齐人杀子亶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 ,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 ,辛伯告王 ,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 ,子仪有宠于桓王 ,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 ,乱之本也。”周公弗从 ,故及。

庄 公

庄公元年

元年春 ,不称即位 ,文姜出故也。

三月 ,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 ,绝不为亲 ,礼也。

秋 ,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 ,礼也。

庄公二年

二年冬 ,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 ,奸也。

庄公三年

三年春 ,溺会齐师伐卫 ,疾之也。

夏五月 ,葬桓王 ,缓也。

秋 ,纪季以酈入于齐 ,纪于是乎始判。

冬 ,公次于滑 ,将会郑伯 ,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

凡师 ,一宿为舍 ,再宿为信 ,过信为次。

庄公四年

四年春 ,王三月 ,楚武王荆尸 ,授师子焉 ,以伐随。将齐 ,入告夫人邓曼曰 :“余心荡。”邓曼叹曰 :“王禄尽矣。盈而荡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 ,故临武事 ,将发大命 ,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 ,王薨于行 ,国之福也。”王遂行 ,卒于楸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谿 ,营军临随。随人惧 ,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 ,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纪侯不能下齐 ,以与纪季。夏 ,纪侯大去其国 ,违齐难也。

庄公五年

五年秋 ,兒犁来来朝。名 ,未王命也。

冬,伐卫,纳惠公也。

庄公六年

六年春,王人救卫。

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庄公七年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

庄公八年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胡谋作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嫡。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廩。

庄公九年

九年春，雍廩杀无知。

公及齐大夫盟于既，齐无君也。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奚，使相可也。”公从之。

庄公十年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郟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

庄公十一年

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郟。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冬，齐侯来逆共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歃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庄公十二年

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犇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

庄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会。

庄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

子 ,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初 ,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 ,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 ,问于申繻曰 “ 犹有妖乎 ?”对曰 “ 人之所忌 ,其气焰以取之 ,妖由人兴也 ,人无衅焉 ,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 ,故有妖。”

厉公入 ,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 “ 傅瑕贰 ,周有常刑 ,即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 ,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 ,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 ,伯父无里言 ,入 ,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 “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 ,其何贰如之 ?苟主社稷 ,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 ?臣无二心 ,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 ,而谋召君者 ,庸非贰乎 ?庄公之子犹有八人 ,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 ,君其若之何 ?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蔡哀侯为莘故 ,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 ,以食入享 ,遂灭息。以息妫归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楚子问之 ,对曰 “ 吾一妇人而事二夫 ,纵弗能死 ,其又奚言 !”楚子以蔡侯灭息 ,遂伐蔡。秋七月 ,楚入蔡。

君子曰 “ 《商书》所谓 ‘ 恶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乡迓 ,其犹可扑灭 ’ 者 ,其如蔡哀侯乎。”

冬 ,会于鄆 ,宋服故也。

庄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 ,复会焉 ,齐始霸也。

秋 ,诸侯为宋伐兒。郑人间之而侵宋。

庄公十六年

十六年夏 ,诸侯伐郑 ,宋故也。

郑伯自柘入 ,缓告于楚。秋 ,楚伐郑 ,及柘 ,为不礼故也。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知者。九月 ,杀公子阍 ,刖强钜。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 : “ 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 ,曰 “ 良月也 ,就盈数焉。”君子谓 “ 强钜不能卫其足。”

冬 ,同盟于幽 ,郑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初 ,晋武公伐夷 ,执夷诡诸。 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 ,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 “ 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 ,杀夷诡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复之。

庄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 ,齐人执郑詹 ,郑不朝也。

夏,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飨齐戍,醉而杀之,齐人歼焉。

庄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毂,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妣归于京师,实惠后。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秋,有蜮,为灾也。

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缙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庄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碛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经皇。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国之圃以为圃。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郕。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庄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五月，郑厉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珪，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冬，王归自虢。

庄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颡孙奔齐。颡孙自齐来奔。

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住，畏我友朋。’”使为工正。

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庄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刖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秋 ,丹桓宫之楹。

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 刻其桷 ,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 ,德之共也 ,侈 ,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纳诸大恶 ,无乃不可乎？”

秋 ,哀姜至。公使宗妇覲 ,用币 ,非礼也。御孙曰：“男贄 ,大者玉帛 ,小者禽鸟 ,以章物也。女贄 ,不过榛、栗、枣、脩 ,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 ,是无别也。男女之别 ,国之大纲也。而由夫人乱之 ,无乃不可乎！”

晋士 又与群公子谋 ,使杀游氏之二子。士 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 ,君必无患。”

庄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 陈女叔来聘 ,始结陈好也。嘉之 ,故不名。

夏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非常也。唯正月之朔 ,慝未作 ,日有食之 ,于是乎用币于社 ,伐鼓于朝。

秋 ,大水。鼓 ,用牲于社、于门 ,亦非常也。凡天灾 ,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 ,不鼓。

晋士 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 ,乃城聚而处之。

冬 ,晋侯围聚 ,尽杀群公子。

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 ,晋士 为大司空。

夏 ,士 城绛 ,以深其宫。

秋 ,虢人侵晋。冬 ,虢人又侵晋。

庄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 ,公会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展义不巡守 ,诸侯非民事不举 ,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 ,同盟于幽 ,陈、郑服也。

秋 ,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非礼也。原仲 ,季友之旧也。

冬 ,杞伯姬来 ,归宁也。凡诸侯之女 ,归宁曰来 ,出曰来归 ,夫人归宁曰如某 ,出曰归于某。

晋侯将伐虢。士 曰：“不可。虢公骄 ,若骤得胜于我 ,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 ,欲御我 ,

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庄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谗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冬，饥。臧孙辰告余于齐，礼也。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樊皮叛王。

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

楚公子元归自伐郑 ,而处王宫。斗射师谏 ,则执而梏之。秋 ,申公斗班杀子元 ,斗谷於菟为令尹 ,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

冬 ,遇于鲁济 ,谋山戎也 ,以其病燕故也。

庄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夏六月 ,齐侯来献戎捷 ,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 ,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 ,诸侯不相遗俘。

庄公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春 ,城小谷 ,为管仲也。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 ,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 ,遇于梁丘。

秋七月 ,有神降于莘。

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 ,明神降之 ,监其德也 ,将亡 ,神又降之 ,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 ,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 ,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 ,闻虢请命 ,反曰：“虢必亡矣 ,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 ,国将兴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神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虢多凉德 ,其何土之能得。”

初 ,公筑台 ,临党氏 ,见孟任 ,从之。闾 ,而以夫人言 ,许之 ,割臂盟公 ,生子般焉。雩 ,讲于梁氏 ,女公子观之。圉人犇自墙外之戏。子般怒 ,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 ,是不可鞭。犇有力焉 ,能投盖于稷门。”

公疾 ,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 ,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 ,待于针巫氏 ,使针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 ,死且无后。”饮之 ,归 ,及逵泉而卒 ,立叔孙氏。

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 ,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 ,共促使圉人犇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闵 公

闵公元年

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太子，其无晋乎！”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闵公二年

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滑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

初，公傅夺卜鬲田，公不禁。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鬲贼公于武闾。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稟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馀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愆，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阨其事也，衣之龙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阨之，龙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赉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讷，不如违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

大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谏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 公

僖公元年

元年春 ,不称即位 ,公出故也。公出复入 ,不书 ,讳之也。讳国恶 ,礼也。

诸侯救邢。邢人溃 ,出奔师。师遂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迁之 ,师无私焉。

夏 ,邢迁于夷仪 ,诸侯城之 ,救患也。凡侯伯 ,救患、分灾、讨罪 ,礼也。

秋 ,楚人伐郑 ,郑即齐故也。盟于莘 ,谋救郑也。

九月 ,公败邾师于偃 ,虚丘之戎将归者也。

冬 ,莒人来求赂 ,公子友败诸郚 ,获莒子之弟挈。非卿也 ,嘉获之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 ,女子 ,从人者也。

僖公二年

二年春 ,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 ,后也。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 ,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 ,懦而不能强谏 ,且少长于君 ,君昵之 ,虽谏 ,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 ,曰：“冀为不道 ,入自颠軫 ,伐郟三门。冀之既病 ,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 ,保于逆旅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 ,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 ,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 ,不听 ,遂起师。夏 ,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 ,伐虢 ,灭下阳。先书虞 ,贿故也。

秋 ,盟于贯 ,服江、黄也。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 ,而又有功 ,是天夺之鉴 ,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 ,楚人伐郑 ,斗章囚郑聃伯。

僖公三年

三年春 ,不雨。夏六月 ,雨。自十月不雨 ,至于五月 ,不曰旱 ,不为灾也。

秋 ,会于阳谷 ,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 ,来寻盟。冬 ,公子友如齐莅盟。

楚人伐郑 ,郑伯欲成。孔叔不可 ,曰：“齐方勤我 ,弃德不祥。”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圉，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僖公四年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陔。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屣屨，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

秋，伐陈，讨不忠也。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

冬，叔孙戴伯帅师会诸侯之师侵陈。陈成归，辕涛涂。

初，晋献公欲以为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费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曰：“子辞，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朔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

初，晋侯使士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

敬 固仇之保 不忠。失忠与敬 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 宗子惟诚。’君其修德而固宗子 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 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 一国三公 吾谁适从？”

及难 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 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翟。

夏 公孙兹如牟 娶焉。

会于首止 会王太子郑 谋宁周也。

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已于召陵 故劝之城其赐邑 曰：“美城之 大名也 子孙不忘 吾助子请。”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 美。遂谮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 将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 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 曰：“吾抚女以从楚 辅之以晋 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 而惧其不朝于齐也 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 曰：“国君不可以轻 轻则失亲。失亲 患必至。病而乞盟 所丧多矣 君必悔之。”弗听 逃其师而归。

楚斗穀於菟灭弦 弦子奔黄。

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设备 故亡。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从之。晋不可启 寇不可玩。一之谓甚 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者 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 吾宗也 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 是以不嗣。虢仲、虢叔 王季之穆也 为文王卿士 勋在王室 藏于盟府。将虢是灭 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 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 不唯逼乎？亲以宠逼 犹尚害之 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 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 鬼神非人实亲 惟德是依 故《周书》曰：‘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 惟德絜物。’如是 则非德 民不和 神不享矣 神所凭依 将在德矣。若晋取虞 而明德以荐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听 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 晋不更举矣。”

八月甲午 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 龙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鹑之贄贄 天策焯焯 火中成军 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日在尾 月在策 鹑火中 必是时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 晋灭虢 虢公丑奔京师。师还 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 且归其职责于王。

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 且言易也。

僖公六年

六年春 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 盟而行。将奔狄 郤芮曰：“后出同走 罪也。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 诸侯伐郑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 郑所以不时城也。

秋 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 乃还。

冬 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 大夫衰经 士舆榑。楚子问诸逢伯 。

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椽，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僖公七年

七年春，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对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且用陈轅涛涂之谮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宁母，谋郑故也。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

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子华由是得罪于郑。

冬，郑伯请盟于齐。

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表，而告难于齐。

僖公八年

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表。

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拒之而已，无速众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

冬，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僖公九年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郑欲纳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

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

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僖公十年

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郑聘于秦，且谢缓赂，故不及。

晋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郑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冬，秦伯使冷至报问，且召三子。郤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遂杀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歃、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之党也。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伐之必出。”公曰：“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僖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晋侯使以郑之乱来告。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帛。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

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

僖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郛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僖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

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

冬，晋荐饥，使乞糒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僖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

鄆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火咎，几亡国。”

冬，秦饥，使乞糒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僖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秋，伐厉，以救徐也。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糒，故秦伯伐晋。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冢仆徒为右。乘小驷，郑入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者，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愬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谿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威也？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经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

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挚曰：“不如杀之，无聚患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飏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土剝羊，亦无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辐，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沓背憎，职竞由人。’”

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患焉。

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十月，晋阴飏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

怨,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蛾析谓庆郑曰:盍行乎?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姑树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僖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

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

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

冬十一月乙卯,郑杀子华。

十二月会于淮,谋郟,且东略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僖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

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

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殓。

僖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 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 齐人杀无亏。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 既而悔之 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齐人将立孝公 不胜四公子之徒 遂与宋人战。夏五月 宋败齐师于甗 立孝公而还。

秋八月 葬齐桓公。

冬 邢人、狄人伐卫 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 曰：“苟能治之 燬请从焉。”众不可 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 命曰新里 秦取之。

僖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 遂城而居之。

宋人执滕宣公。

夏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 小事不用大牲 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 神之主也。用人 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 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 又有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 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秋 卫人伐邢 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 卜有事于山川 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 克殷而年丰 今邢方无道 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 师兴而雨。

宋人围曹 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 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 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 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 以无忘齐桓之德。冬 盟于齐 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 不书其主 自取之也。初 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处 民罢而弗堪 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 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 秦遂取梁。

僖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 新作南门。书 不时也。凡启塞 从时。

滑人叛郑 而服于卫。夏 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

秋 齐、狄盟于邢 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 楚斗穀於菟帅师伐随 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 不量力也。量力而动 其过鲜矣。善败由己 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秋，诸侯会宋公于孟。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僖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

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陞，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

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儆可也。”

丙子晨，郑文夫人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縶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阃，戎事不迓女器。”

丁丑，楚子入享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享毕，夜出，文送于军。取郑二姬以归。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缙，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已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子飡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秦圉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縻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粱。不书，亦不告也。

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初，晋侯之豎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縻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

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已下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盟。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鬻,奸之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鬻,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

夏,狄伐郑,取栎。

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婪,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国人纳之。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鹖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饗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鄩父告于秦。

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郑伯与孔将钮、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礼也。

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僖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欂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晋伐郟。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僖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会莒兹，公、宁庄子盟于向，寻洮之盟也。齐师侵我西鄙，讨是二盟也。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

以失楚 ,又何祀焉 ?”秋 ,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 ,以夔子归。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 ,叛楚即晋。冬 ,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 ,围缙。

公以楚师伐齐 ,取穀。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穀 ,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 ,为七大夫于楚。

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 ,杞桓公来朝。用夷礼 ,故曰子。公卑杞 ,杞不共也。

夏 ,齐孝公卒。有齐怨 ,不废丧纪 ,礼也。

秋 ,入杞 ,责礼也。

楚子将围宋 ,使子文治兵于睢。终朝而毕 ,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 ,终日而毕 ,鞭七人 ,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 ,子文饮之酒。 贾尚幼 ,后至 ,不贺。子文问之 ,对曰 :“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 ,曰 :‘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 ,所获几何 ?子玉之败 ,子之举也。举以败国 ,将何贺焉 ?子玉刚而无礼 ,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 ,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 ,何后之有 ?”

冬 ,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 :“报施救患 ,取威定霸 ,于是乎在矣。”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 ,若伐曹、卫 ,楚必救之 ,则齐、宋免矣。”于是乎搜于被庐 ,作三军 ,谋元帅。赵衰曰 :“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 ,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 ,义之府也 ,礼乐 ,德之则也 ,德义 ,利之本也。《夏书》曰 :‘赋纳以言 ,明试以功 ,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穀将中军 ,郤溱佐之 ,使狐偃将上军 ,让于狐毛 ,而佐之 ,命赵衰为卿 ,让于栾枝、先轸 ,使栾枝将下军 ,先轸佐之 ,荀林父御戎 ,魏犇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 ,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义 ,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 ,入务利民 ,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 ,明征其辞。公曰 :“可矣乎 ?”子犯曰 :“民未知礼 ,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 ,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 ,而后用之。出机戍 ,释宋围 ,一战而霸 ,文之教也。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 ,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 ,卫人弗许。还 ,自南河济 ,侵曹 ,伐卫。正月戊申 ,取五鹿。

二月 ,晋郤机卒。原轸将中军 ,胥臣佐下军 ,上德也。

晋侯、齐侯盟于斂孟。卫侯请盟 ,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 ,国人不欲 ,故出其君 ,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 ,楚人救卫 ,不克。公惧于晋 ,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 :“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 ,门焉 ,多死。曹人尸诸城上 ,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 ,称“舍于墓”。师迁焉 ,曹人凶惧 ,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 ,入曹。数之 ,以其不用僖负羁而

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犇、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僖负羁氏。魏犇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犇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借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也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师背鄢而舍，恶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韃、鞞、鞅、鞞。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德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界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诉元咺于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亘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

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

卫侯先期入，宁子先，长牂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公子歃犬、华仲前驱。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歃犬走出。公使杀之。元咺出奔晋。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冬，会于温，讨不服也。

卫侯与元咺讼，宁武子为辅，针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别针庄子，谓宁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宁子职纳囊橐焉。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诸侯围许。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孺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遂会诸侯于许。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僖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

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为灾也。

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僖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夏，狄侵齐。

晋侯使医衍鸩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鸩，不死。公为之请，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穀。王许之。秋，乃释卫侯。卫侯使赂周歆，冶廛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周歆先入。及门，遇疾而死。冶廛辞卿。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太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餼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餼，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

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僖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

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秋，晋搜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僖公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春，楚斗章请平于晋，晋阳处父报之。晋、楚始通。

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绋，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

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经，梁弘御戎，莱驹为右。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效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齐，因晋丧也。

公伐邾，取訾娄，以报升陞之役。邾人不设备。秋，襄仲复伐邾。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反，薨于小寝，即安也。

晋、陈、郑伐许，讨其贰于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将纳公子瑕，门于桔柣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外仆髡屯禽之以献。文夫人敛而葬之郕城之下。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泚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

文 公

文公元年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

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

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

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非而勿敬也。”从之。江非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穀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文公二年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穀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

战于穀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曠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曠怒。

其友曰：“盍死之？”驪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驪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驪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

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穀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穀，堪其事也。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轅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

文公三年

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卫侯如陈，拜晋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谄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

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飧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赋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

也。晋侯降 辞。登 成拜。公赋《嘉乐》。

文公四年

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故免之。

夏，卫侯如晋拜。曹伯如晋，会正。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家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

秋，晋侯伐秦，围邽、新城，以报王官之役。

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冬，成风薨。

文公五年

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初，郟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文公六年

六年春，晋搜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

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纾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逼媾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邾。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舆骈送其帑。夷之搜，贾季戮舆骈，舆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舆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开之，送致诸竟。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文公七年

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矐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

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

印 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

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董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鄆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以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文公八年

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媾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晋人以扈之盟来讨。

冬，襄仲会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会伊洛之戎。书曰“公子遂”珍之也。

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穀，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

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董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乱。

文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二月，庄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囚公子坚、公子虓及乐耳。郑及楚平。公子遂会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不及楚师。卿不书，缓也，以惩不恪。

夏，楚侵陈，克壶丘，以其服于晋也。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茂。陈惧，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文公十年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伯伐晋，取北徵。

初，楚范巫鬻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

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顷王立故也。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孟，郑伯为左孟。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拱其仆以徇。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

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

厥貉之会，麋子逃归。

文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败麋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麋，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匡，谋诸侯之从于楚者。

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因贺楚师之不害也。

鄆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搯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子之世，鄆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彤班，使食其征，谓之彤门。

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鄆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鄆瞒由是遂亡。

邾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弗徇。

文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钟与邾郚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邾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

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

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答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羈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舆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舆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

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舆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媼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舆骈之佐上军也。”

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战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自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

城诸及郛，书，时也。

文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芣》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文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愆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覆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穀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穆伯之从己氏也，鲁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复。文伯以为请。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文伯疾，而请曰：“穀之子弱，请立难也。”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请葬。弗许。

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

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

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晋，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书曰：“宋司马华孙”，贵之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请承命于亚旅。”鲁人以为敏。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齐人或为孟氏谋，曰：“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从之。卜人以告。惠叔犹毁以为请，立于朝以待命。许之，取而殓之。齐人送之。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来，孟献子爱之，闻于国。或谮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使来致命。书曰：“单伯至自齐”，贵之也。

新城之盟 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之”。

秋，齐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晋。

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是以公不会。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

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

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

文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间。”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疾也。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故盟于郟丘。

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

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庐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蚘冒所以服陁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

楚子乘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

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籛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五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

“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文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

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穀。

晋侯搜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蒧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儻，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秋，周甘歆败戎于邠垂，乘其饮酒也。

冬十月，郑太子夷、石楚为质于晋。

襄仲如齐，拜穀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文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邠歆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仆。纳闾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职。职怒。歆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齐人立公子元。

六月 葬文公。

秋 襄仲、庄叔如齐 惠公立故 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 而私事襄仲。宣公长 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 许之。

冬十月 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 讳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 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 可死 非君命 何听？”弗听 乃入 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复叔仲氏。

夫人姜氏归于齐 大归也。将行 哭而过市 曰：“天乎 仲为不道 杀嫡立庶。”市人皆哭 鲁人谓之哀姜。

莒纪公生大子仆 又生季佗 爱季佗而黜仆 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 以其宝玉来奔 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 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 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 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 事之 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 诛之 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 德以处事 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 掩贼为藏 窃贿为盗 盗器为奸。主藏之名 赖奸之用 为大凶德 有常 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 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 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 则其孝敬 则弑君父矣 则其忠信 则窃宝玉矣。其人 则盗贼也 其器 则奸兆也。保而利之 则主藏也。以训则昏 民无则焉。不度于善 而皆在于凶德 是以去之。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散、栲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 齐圣广渊 明允笃诚 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肃共懿 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济其美 不陨其名。以至于尧 尧不能举。舜臣尧 举八恺 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 莫不时序 地平天成 举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 掩义隐贼 好行凶德 丑类恶物 顽嚚不友 是与比周 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毁信废忠 崇饰恶言 靖谮庸回 服谗搜慝 以诬盛德 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项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训 不知话言。告之则顽 舍之则耗 傲很明德 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此三族也 世济其凶 增其恶名 以至于尧 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 贪于饮食 冒于货贿 侵欲崇侈 不可盈厌 聚敛积实 不知纪极 不分孤寡 不恤穷匮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谓之‘饕餮’。舜臣尧 宾于四门 流四凶族 浑敦、穷奇、檮杌、饕餮 投诸四裔 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 同心戴舜 以为天子 以其举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从’ 无违教也 曰‘纳于百揆 百揆时序’ 无废事也 曰‘宾于四门 四门穆穆’ 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 去一凶矣 于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 庶几免于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 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 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 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 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 使乐吕为司寇 以靖国人。

宣 公

宣公元年

元年春 ,王正月 ,公子遂如齐逆女 ,尊君命也。三月 ,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尊夫人也。

夏 ,季文子如齐 ,纳赂以请会。

晋人讨不用命者 ,放胥甲父于卫 ,而立胥克。先辛奔齐。

会于平州 ,以定公位。东门襄仲如齐拜成。

六月 ,齐人取济西之田 ,为立公故 ,以赂齐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 ,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 ,宋及晋平 ,宋文公受盟于晋。又会诸侯于扈 ,将为鲁讨齐 ,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 :“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 ,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

秋 ,楚子侵陈 ,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棐林 ,以伐郑也。楚 贾救郑 ,遇于北林 ,囚晋解扬。晋人乃还。

晋欲成于秦。赵穿曰 :“我侵崇 ,秦急崇 ,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 ,赵穿侵崇 ,秦弗与成。晋人伐郑 ,以报北林之役。于是晋侯侈 ,赵宣子为政 ,骤谏而不入 ,故不竞于楚。

宣公二年

二年春 ,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 ,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 ,战于大棘 ,宋师败绩 ,囚华元 ,获乐吕 ,及甲车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狂狡辍郑人 ,郑人入于井 ,倒戟而出之 ,获狂狡。君子曰 :“失礼违命 ,宜其为禽也。戎 ,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 ,致果为毅。易之 ,戮也。”

将战 ,华元杀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与。及战 ,曰 :“畴昔之羊 ,子为政 ,今日之事 ,我为政。”与入郑师 ,故败。君子谓 :“羊斟非人也 ,以其私憾 ,败国殄民 ,于是刑孰大焉 ?《诗》所谓‘人之无良’者 ,其羊斟之谓乎 ?残民以逞。”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 ,华元逃归 ,立于门外 ,告而入。见叔牂 ,曰 :“子之马然也。”对曰 :“非马也 ,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宋城 ,华元为植 ,巡功。城者讴曰 :“睥其目 ,皤其腹 ,弃甲而复。于思于思 ,弃甲复来。”使其驂乘谓之曰 :“牛则有皮 ,犀兕尚多。弃甲则那 ?”役人曰 :“从其有皮 ,丹漆若何 ?”华元曰 :“去之 ,夫其口众我寡。”

秦师伐晋 ,以报崇也 ,遂围焦。夏 ,晋赵盾救焦 ,遂自阴地 ,及诸侯之师侵郑 ,以报大棘之役。楚斗椒救郑 ,曰 :“能欲诸侯 ,而恶其难乎 ?”遂次于郑 ,以待晋师。赵盾曰 :“彼宗竞于楚 ,殆将毙矣 ,姑益其疾。”乃去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君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飨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絜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囊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以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

宣公三年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晋侯伐郑，及郟。郑及晋平，士会入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冬,郑穆公卒。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媯,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奔郑。石癸曰:“吾闻姬、媯耦,其子孙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媯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钮、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

宣公四年

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梁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舍之,皆为大夫。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贾为工正,潜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鬬伯嬴于郟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滏。

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汰輶,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初,若敖娶于郟,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郟,淫于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郟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于

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

宣公五年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

夏，公至自齐，书，过也。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来，反马也。

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

宣公六年

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

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宣公七年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会晋也。

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

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

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

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

宣公八年

八年春，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

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

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菲。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

城平阳，书，时也。

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

宣公九年

九年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

会于扈，讨不睦也。陈侯不会。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

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袪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唯子良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

宣公十年

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归济西之田。

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

公如齐奔丧。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晋而不事宋，六月，宋师伐滕。

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

秋，刘康公来报聘。

师伐邾，取绎。

季文子初聘于齐。

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

国武子来报聘。

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

宣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诸鄆。令尹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饩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濮，众狄服也。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

宣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谏，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沟》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楚子北师次于郟。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今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晋师在敖、郟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约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蚘冒筰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住，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师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靡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鼓，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

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

晋魏犇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茨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予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犇皆命而往。郤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潘党既逐魏犇，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轹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借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待诸乎？”随季曰：“楚师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败。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憇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旃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楚熊负羁囚知。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蔽，纳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还。

及昏，楚师军于郟。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

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

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颯鯨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圻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是役也，郑石制实入楚师，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辛未，郑杀仆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

郑伯、许男如楚。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遂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胥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晋原穀、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宣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穀之谓乎。”

清丘之盟，晋以卫之救陈也，讨焉。使人弗去，曰：“罪无所归，将加而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说，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将以谁任？我则死之。”

宣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卫人以为成劳，复室其子，使复其位。

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搜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

恶宋，曰：“郑昭宋聿，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穀。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

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公其图之。”公说。

宣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贯，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黜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黜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黜嫁

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颡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说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衎衎’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

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夺之魄矣。”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冬，鹵生，饥。幸之也。

宣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秋，郟伯姬来归，出也。

为毛，召之难故，王室复乱。王孙苏奔晋，晋人复之。

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穀烝。武季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宣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斂孟，高固逃归。夏，会于断道，讨贰也。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苗贲皇使，见晏桓子。归，言于晋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齐君恐不得礼，故不出，而使四子来。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执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绝君好，宁归死焉。’为是犯难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怀来者，吾又执之，以信齐沮，吾不既过矣乎？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辞，而害来者，以惧诸侯，将焉用之？”晋人缓之，逸。

秋八月，晋师还。

范武子将老 ,召文子曰 :‘ 變乎 ,吾闻之 ,喜怒以类者鲜 ,易者实多。《诗》曰 :‘ 君子如怒 ,乱庶遄沮 ,君子如祉 ,乱庶遄已。’ 君子之喜怒 ,以已乱也。弗已者 ,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 ? 不然 ,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 ,使郤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 ? 尔从二三子唯敬。’ 乃请老。郤献子为政。

冬 ,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 ,公在曰公子 ,不在曰弟。凡称弟 ,皆母弟也。

宣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 ,晋侯、卫大子臧伐齐 ,至于阳谷。齐侯会晋侯盟于缙 ,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晋师还 ,蔡朝、南郭偃逃归。

夏 ,公使如楚乞师 ,欲以伐齐。

秋 ,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内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鄆。

楚庄王卒 ,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 ,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有宠 ,欲去三桓 ,以张公室。与公谋 ,而聘于晋 ,欲以晋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 :‘ 使我杀嫡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 臧宣叔怒曰 :‘ 当其时不能治也 ,后之人何罪 ? 子欲去之 ,许请去之。’ 遂逐东门氏。子家还 ,及笙 ,坛帷 ,复命于介。既复命 ,袒、括发 ,即位哭 ,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 归父还自晋 ” ,善之也。

成 公

成公元年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为齐难故，作丘甲。

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来告败。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

成公二年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鞌。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纓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

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俯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彘缙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轭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縶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蔑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斝。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陔。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借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自师逆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廛、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

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之父，成公子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

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鬻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鬻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启，已责，逮鰥，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

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辞曰：“楚远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匿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匿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谓矣。”

楚师及宋，公衡逃归。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以弃鲁国，国将若之何？谁居？后之人必有任是夫。国弃矣。”

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君子曰：“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

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王使委于三吏，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于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

成公三年

三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郟，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

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晋人归公子穀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麇咎如，讨赤狄之余焉。麇咎如溃，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下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十二年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骘、赵旃皆为卿，赏之功也。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郤克趋进曰：“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韩厥曰：“君知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

荀之在梦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成公四年

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

杞柏来朝，归叔姬故也。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迓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钜任、泠敦之田。

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汜、祭。楚子反救郑，郑伯与许男讼焉。皇戌摄郑伯之辞。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成公五年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恧诸穀。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纆，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许灵公熔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故郑伯归，使公子偃请成于晋。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还，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曰：“习攻华氏。”宋公杀之。

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成公六年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郟，言易也。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针，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郟、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觐，易觐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膑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六月，郑悼公卒。

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

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莒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尚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成公七年

七年春，吴伐郟，郟成。

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

夏,曹宣公来朝。

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郟公钟仪,献诸晋。八月,同盟于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囊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侯如晋,晋反戚焉。

成公八年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敦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

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范、韩也。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

声伯如莒,逆也。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齔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

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

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

冬 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

晋士燮来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吴故。公赂之，请缓师。文子不可，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君后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将复之。”季孙惧，使宣伯帅师会伐郟。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成公九年

九年春，杞桓公来逆叔姬之丧，请之也。杞叔姬卒，为杞故也。逆叔姬，为我也。

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是行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二月，伯姬归于宋。

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晋入来媵，礼也。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鞮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

楚子重侵陈以救郑。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

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郚，莒无备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伪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城中城，书时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

成公十年

十年春，晋侯使余葑如楚，报大宰子商之使也。

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郑人杀繻，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面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郑伯讨立君者，戊申，杀申叔、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余葑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成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

郤犇来聘，且莅盟。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犇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归人曰：“鸟兽犹不失伉，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

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复出。奔晋。

秋,宣伯聘于齐,以修前好。

晋郤至与周争鄆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

宋华元善于令君子重,又善于栾武子。闻楚人既许晋余茂成,而使归复命矣。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

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颢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

成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而不设备。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赋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之治也,诸侯闲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息,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从?”遂入,卒事。归以语范文子。范文子曰:“无礼,必食言,吾死无日矣夫。”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

成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

之。

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祀有执膋，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祿，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祿，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殒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穀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

“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

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穀御戎，栾针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

成肃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驪、孙叔、孙知。

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

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犇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卫侯见而复之。

卫侯飧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

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郛。许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卫侯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嬖之子伋以为大子。

冬十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呜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觶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成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

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

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成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郑子罕伐宋，宋将辄、乐惧败诸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傲。郑人覆之，败诸洧陵，获将辄、乐惧。宋恃胜也。

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故也。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居守。郤犇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廪来乞师，孟献子曰：“有胜矣。”戊寅，晋师起。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

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 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窳，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器，合而加器，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步毅御晋厉公，栾针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栾、范以其族夹公行，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针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

癸巳，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弋。以一矢复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鞞韦之附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蒯翰胡曰：“谋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乃内旌于韬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乃死。

楚师薄于险，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囚楚公子茂。

栾针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调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针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旦而战，见星未已。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搜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晋入楚军，三日谷。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

楚师还，及瑕，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隄。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伋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隄，申宫傲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

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鲁侯待于坏隄，以待胜者。”郤犇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

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鲁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君唯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取私布之。”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颖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

宣伯使告郤犇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

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荝丘。公还，待于郚，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犇曰：“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对曰：“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讎，亡而为仇，治之何及？”郤犇曰：“吾为子请邑。”对曰：“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乃许鲁平，赦季孙。

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侨如奔齐。

十二月，季孙及郤犇盟于扈。归，刺公子偃，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

齐声孟子通侨如，使立于高、国之间。侨如曰：“不可以再罪。”奔卫，亦间于卿。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

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王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卫北宫括救晋，侵郑，至于高氏。

夏五月，郑太子髡顽、侯孺为质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郑。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乙酉，同盟于柯陵，寻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郑，师于首止。诸侯还。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闾。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别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

初，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须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实吉。”对曰：“能与忠良，吉孰大焉？”鲍国相施氏忠，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

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狌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穀叛。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待命于清。

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犇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郤犇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矫亦嬖于厉公。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

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

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闻之，郤犇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有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

而争命，罪孰大焉？”

壬午，胥童、夷羊五帅甲入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公使清沸魑助之，抽戈结衽，而伪讼者。三郤将谋于榭，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臣请行。”遂出奔狄。公使辞于二子，曰：“寡人有讨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讨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虽死，敢忘君德？”乃皆归。公使胥童为卿。

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士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

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

成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使荀、士魴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庚午，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齐为庆氏之难故，甲申晦，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师逃于夫人之宫。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专杀，以谷叛故也。使清人杀国胜。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魴、魏颀、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廪、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之法。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驂属焉，使训群驂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公如晋，朝嗣君也。

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

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宋入患之。西钜吾曰：“何也？若楚入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

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

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筑鹿囿，书，不时也。

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

晋士魴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

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朶，朶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

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会葬。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

襄公

襄公元年

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大子光为质于晋。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鄆，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鄆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

秋，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郑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郑子来朝，礼也。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襄公二年

二年春，郑师侵宋，楚令也。

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

夏，齐弑懿。初，穆姜使择美檀，以自为椁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

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

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郑伯斃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

会于戚，谋郑故也。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知武子曰：“善。鄆之会，吾子闻崔子之言，今不来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寡君之忧不唯郑。将复于寡君，而请于齐，得请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请，事将在齐。吾子之请，诸侯之福也，岂唯寡君赖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复会于戚，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郑人乃成。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三年

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

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晋，始朝也。

夏，盟于长檣。孟献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使士告于齐曰：“寡君使，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彤外。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尚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魫、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也，敢以为请。”

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左新军。

张老为中军司马，士富为候奄。

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

襄公四年

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韩献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今我易之，难哉。”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陈人不听命。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不殓于庙，无椁，不虞。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

初，季孙为己树六椁于蒲圃东门之外。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椁，季孙不御。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

冬，公如晋听政。晋侯享公，公请属鄙。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仇雠，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鄙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晋侯许之。

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髯、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逸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迓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

事,田以时。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纥救鄆,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髻,鲁于是乎始髻。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襄公五年

五年春,公至自晋。

王使王叔陈生烙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魴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

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

穆叔觐鄆大子于晋,以成属鄆。书曰:“叔孙豹、鄆大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穆叔以属鄆为不利,使鄆大夫听命于会。

楚子囊为令尹。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

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襄公六年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华弱与乐轡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楛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从?”子罕善之如初。

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莒人灭鄆,鄆恃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晋人以鄆故来讨,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

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

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

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兒。高厚、催杼定其田。

襄公七年

七年春，郟子来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贰也。

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

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谓从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子囊围陈，会于邲以救之。

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熔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邲，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邲，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疾赴于诸侯。简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陈人患楚。庆虎、庆寅谓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执之。”楚人从之。二庆使告陈侯于会，曰：“楚人执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稷宗庙，惧有二图。”陈侯逃归。

襄公八年

八年春，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

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

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

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大夫不书，尊晋侯也。

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

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蚘、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子驷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罪也受其咎。’”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骕告于晋，曰：“君命敝邑：修而车赋，倣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女女，不皇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

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襄公九年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揭，具缦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阅讨右官，官庇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郟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钜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倣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鶉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

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雅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子囊曰：“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穡，商、工、皂、隶不知迁业。韩厥老矣，知稟焉以为政。范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军。韩起少于栾黶，而栾黶、士魴上之，使佐上军。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君明臣忠，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王曰：“吾既许之矣，虽不及晋，必将出师。”

秋，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

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郈从荀、士、门于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黶、士魴门于北门。杞人、兒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汜，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饘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筵，围郑。”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騂、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蚤、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心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

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寇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轿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楚庄夫人卒，王未能定郑而归。

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襄公十年

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

三月癸丑，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不敬。士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夏四月戊午，会于柤。

晋荀偃、士 请伐逼阳，而封宋向戌焉。荀 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犇重如役。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郕人纻抉之以出门者。狄 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橦，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

诸侯之师久于逼阳，荀偃、士 请于荀 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间，曰：“女成二事，而后告余，余恐乱命，以不女违，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

五月庚寅，荀偃、士 帅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书曰“遂灭逼阳”，言自会也。以与向戌，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逼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颺如之？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 辞。荀偃、士 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 欲奔请祷焉。荀 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以逼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逼阳，姁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礼也。

师归，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毋。庚午，围宋，门于桐门。

晋荀 伐秦，报其侵也。

卫侯救宋，师于襄牛。郑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竟已甚。周犹不堪竟，况郑乎？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

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东鄙。

诸侯伐郑。齐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己酉，师于牛首。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子西闻盗，不傲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庇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驷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魴、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郑及晋平。

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栾黶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与楚师夹颖而军。子驷曰：“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亦以退之。”宵涉颖，与楚人盟。栾黶欲伐郑师，荀不可，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不如致怨焉而还。今伐其师，楚心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还也。”丁未，诸侯之师还，侵郑北鄙而归。楚人亦还。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晋侯使士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士平听之。王叔之宰曰：“筭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驂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筭门闺窦，其能来东底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筭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

襄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信闾，诅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郑人患晋、楚之故，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而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大夫说之，使疆场之司恶于宋。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至，吾乃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夏，郑子展侵宋。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夫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息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踏其国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楚人执之。书曰“行人”，言使人也。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骍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戌，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侯，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纆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借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郑人赂晋侯以师捰、师触、师鬪，广车、辇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罍、磬，女乐二八。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祿，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魴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栳，晋师败绩，易秦故也。

襄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郚，取其钟以为公盘。

夏，晋士魴来聘，且拜师。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

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齐侯许昏，王使阴里结之。

公如晋朝，且拜士魴之辱，礼也。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

襄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夏，郟乱，分为三。师救郟，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荀、士魴卒。晋侯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黶，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黶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

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讪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之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郟，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子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昊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郑良霄、大宰石犹在楚。石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楚人归之。

襄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

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剪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戎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罾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于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侨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侨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黶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子命从师。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师，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

栾针曰：“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黶谓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

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不书，惰也。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黶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

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

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公使子骄、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

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鄆，使子行请于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阿泽。鄆人执之。

初，尹公佗学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鞬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鞬而射之，贯臂。

子鲜从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

公使厚成叔吊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执事，曰：‘有君不吊，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增淫发泄，其若之何？’”卫人使大叔仪对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为君忧，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赙。”厚孙归，复命，语臧武仲曰：“卫君其必归乎。有大叔仪以守，有母弟鮒以出，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

齐人以郟寄卫侯。及其复也，以郟粮归。右宰谷从而逃归，卫人将杀之。辞曰：“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

卫侯在郟，臧纆如齐唁卫侯。卫侯与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更，何以复国？”子展、子鲜闻之，见臧纆，与之言，道。臧孙说，谓其人曰：“卫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

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于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军无帅，故舍之。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游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傲。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谷。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

海。王室之不坏，繫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

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乎。”冬，会于戚，谋定卫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

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襄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子冯为大司马，公子囊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觖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伐、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贖？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郭。

秋，郑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郑，莒，晋侯有疾，乃止。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

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轿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襄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会于溴梁。命归侵田。以我

故 执邾宣公、莒犁比公 且曰：“通齐、楚之使。”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 使诸大夫舞 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 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 高厚逃归。于是 叔孙豹、晋荀偃、宁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蚤、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许男请迁于晋 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郑子驷闻将伐许 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书曰“会郑伯” 为夷故也。

夏六月 次于械林。庚寅 伐许 次于函氏。晋荀偃、栾黶帅师伐楚 以报宋杨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 及晋师战于湛阪 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 复伐许而还。

秋 齐侯围成 孟孺子速徼之。齐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陔而还。

冬 穆叔如晋聘 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与民之示息。不然 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 是以大请。敝邑之急 朝不及夕 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 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 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 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在此 敢使鲁无鸩乎？”

襄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 宋庄朝伐陈 获司徒印 卑宋也。

卫孙蒯田于曹隧 饮马于重丘 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询之 曰：“亲逐而君 尔父为厉 是之不忧 而何以田为？”

夏 卫石买、孙蒯伐曹 取重丘。曹人熔于晋。

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秋 齐侯伐我北鄙 围桃。高厚围臧纆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 至于旅松。郚叔纆、臧畴、臧贾帅甲三百 宵犯齐师 送之而复。齐师去之。

齐人获臧坚 齐侯使夙沙卫唁之 且曰：“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 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杙抉其伤而死。

冬 邾人伐我南鄙 为齐故也。

宋华阅卒 华臣弱皋比之室 使贼杀其宰华吴 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左师惧 曰：“老夫无罪 贼曰：‘皋比私有讨于吴。’遂幽其妻 曰：‘畀余而大璧。’”宋公闻之 曰：“臣也 不唯其宗室是暴 大乱宋国之政 必逐之。”左师曰：“臣也 亦卿也 大臣不顺 国之耻也 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师为己短策 苟过华臣之门 必聘。

十一月甲午 国人逐瘦狗。瘦狗入于华臣氏 国人从之。华臣惧 遂奔陈。

宋皇国父为大宰 为平公筑台 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 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 实兴我役 邑中之黔 实慰我心。”子罕闻之 亲执扑 以行筑者 而扶其其不勉者 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 今君为一台 而不速成 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 子罕曰：“宋国区区 而有诅有祝 祸之本也。”

齐晏桓子卒 晏婴粗纆斩 苴经、带、杖 菅屨 食粥 居倚庐 寝苫 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

襄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 ,白狄始来。

夏 ,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 ,执孙蒯于纯留 ,为曹故也。

秋 ,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 ,梦与厉公讼 ,弗胜。公以戈击之 ,首队于前 ,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 ,见梗阳之巫皋。他日 ,见诸道 ,与之言 ,同。巫曰 :“今兹主必死 ,若有事于东方 ,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晋侯伐齐 ,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毂 ,而祷曰 :“齐环怙恃其险 ,负其众庶 ,弃好背盟 ,陵虐神主 ,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 ,其官臣偃实先后之 ,苟捷有功 ,无作神羞 ,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

冬十月 ,会于鲁济 ,寻 梁之言 ,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 ,堑防门而守之 ,广里。夙沙卫曰 :“不能战 ,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 ,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 :“吾知子 ,敢匿情乎 ?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 ,既许之矣 ,若入 ,君必失国。子盍图之 ?”子家以告公 ,公恐。晏婴闻之曰 :“君固无勇 ,而又闻是 ,弗能久矣。”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 ,虽所不至 ,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 ,以旆先 ,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 ,畏其众也 ,乃脱归。丙寅晦 ,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 :“鸟乌之声乐 ,齐师其遁。”邾伯告中行伯曰 :“有班马之声 ,齐师其遁。”

叔向告晋侯曰 :“城上有乌 ,齐师其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阴 ,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 :“子殿国师 ,齐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晋州绰及之 ,射殖绰 ,中肩 ,两矢夹脰 ,曰 :“止 ,将为三军获 ,不止 ,将取其衷。”顾曰 :“为私誓。”州绰曰 :“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后缚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 ,皆衿甲面缚 ,坐于中军之鼓下。

晋人欲逐归者 ,鲁、卫请攻险。己卯 ,荀偃、士 以中军克京兹。乙酉 ,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郛。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 ,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 ,伐雍门之荻。范鞅门于雍门 ,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榘以为公琴。己亥 ,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 ,焚东郭、北郭 ,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 ,左骖迫 ,还于门中 ,以枚数阖。

齐侯驾 ,将走邮棠。大子与郭荣扣马 ,曰 :“师速而疾 ,略也。将退矣 ,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 ,不可以轻 ,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大子抽剑断鞅 ,乃止。甲辰 ,东侵及潍 ,南及沂。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 ,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许。楚子闻之 ,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 :“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 ,死不从礼 ,不穀即位 ,于今五年 ,师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为自逸 ,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 ,其若之何 !”子庚叹曰 :“君王其谓午怀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 ,稽首而对曰 :“诸侯方睦于晋 ,臣请尝之。若可 ,君而继之 ,不可 ,收师而退 ,可以无害 ,君亦无辱。”

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蜎、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襄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毋侵小。”

执郑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归之于我。

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荀偃瘕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 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晋栾魴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饾声姬，生光，以为大子。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大子，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不祥，间诸侯，难。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东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

齐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杀戎子，尸诸朝，非礼也。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

晋士 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蚤卒，赴于晋大夫。范宣子言于晋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晋侯请于王，王追赐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秋八月，齐崔杼杀高厚于灋蓝而兼其室。书曰“齐杀其大夫”，从君子昏也。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妣之子也。圭妣之班亚宋子，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难。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为右尹。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

齐庆封围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问守备焉，以无备告，揖之，乃登。闻师将傅，食高唐人。殖绰、工倕会夜缒纳师，醢卫于军。

城西郭，惧齐也。

齐及晋平，盟于大隧。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

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谓蹙其本，必不有其宗。”

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庄子会莒人，盟于向，督扬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

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蔡人杀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熔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践土之盟，晋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无常，公子燮求从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书曰：“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言不与民同欲也；“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将出奔，呼于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齐子初聘于齐，礼也。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公如晋，拜师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

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纆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纆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皂牧舆马，其小者衣裳

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纣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执公子买于句瀆之丘。公子辄来奔。叔孙还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怀子患之。祁惧其讨也，熔诸宣子曰：‘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宠报之，又与吾同官而专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专于国，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其谋如是，惧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为之征。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黑，囚伯华、叔向、籍偃。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驷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谏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功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鲋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辞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将逃罪。罪重于郊甸，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劳。大君若不弃书之力，亡臣犹有所逃。若弃书之力，而思廩之罪，臣戮余也，将归死于尉氏，不敢还矣。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侯出诸轘辕。

冬，曹武公来朝，始见也。

会于商任，緡栾氏也。

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

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于此乎？”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襄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

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蛭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迨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孟，归而讨之。湟梁之明年，子蛭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讎？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

秋，栾盈自楚适齐。晏平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于晋，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张卒。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郑子张其有焉。”

冬，会于沙随，复錡栾氏也。栾盈犹在齐，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

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鬻观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复使子冯为令尹，公子鲂为司马，屈建为莫敖。有宠于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他日朝，与申叔豫言，弗应而退。从之，入于人中。又从之，遂归。退朝，见之，曰：“子三困我于

朝,吾惧,不敢不见,吾过,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对曰:"吾不免是惧,何敢告子?"曰:"何故?"对曰:"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子南得罪,观起车裂,何故不惧?"自御而归,不能当道。至,谓八人者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则可,不然,请止。"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

十二月,郑游版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襄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礼,为邻国阙。

陈侯如楚。公子黄熔二庆于楚,楚人召之。使庆乐往,杀之。庆氏以陈叛。夏,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城,版队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予常。"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许诺。伏之,而觴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

四月,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献子私焉,故因之。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韩、赵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程郑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

乐王鲋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栾氏至矣。"宣子惧。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且栾氏多怨,子为政,栾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栾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乱在权,子无懈矣。"

公有姻丧,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经,二妇人鞶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则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趋进,曰:"栾氏帅贼以入,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请驂乘。"特带,遂超乘,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仆请,鞅曰:"之公。"宣子逆诸阶,执其手,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

范氏之徒在台后,栾氏乘公门。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栾氏退。摄车从之,遇栾乐,曰:"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乐射之,不中。又注,则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栾魴伤。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

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摯为右,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肱贰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薄癸为右,启,牢成御襄罢师,狼遽疏为右,肱:

商子车御侯朝 桓跳为右 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崔如为右 烛庸之越驷乘。

自卫将遂伐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图之。”弗听。陈文子见崔武子，曰：“将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不得其死，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

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张武军于荧庭，戍郟邵，封少水，以报平阴之役，乃还。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季武子无嫡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乃止。访于臧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钜，使与之齿，季孙失色。

季氏以公钜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公钜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故公钜氏富，又出为公左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氏之御驹丰点好羯也，曰：“从余言，必为孟孙。”再三云，羯从之。孟庄子疾，丰点谓公钜：“苟立羯，请仇臧氏。”公钜谓季孙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应。己卯，孟孙卒，公钜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钜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钜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季孙不信。臧孙闻之，戒。冬十月，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甲从己而视之，孟氏又告季孙。季孙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纥，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臧贾、臧为出在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曰：“纥不佞，失守守祧，敢告不吊，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再拜受龟。使为以纳请，遂自为也。臧孙如防，使来告曰：“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乃立臧为。

臧纥致防而奔齐。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嫡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魋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弗与田。

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说，乃轻币。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齐，晋故也。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启强如齐聘，且请期。齐社，搜军实，使客观之。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启强如楚，辞，且乞师。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跖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

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

楚子自棘泽还，使橐启强帅师送陈无宇。

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

陈人复讨庆氏之党，针宜咎出奔楚。

齐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心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也。”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民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渎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倭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尔以祭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鬻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

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葵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鲜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其谁纳之?”行及弇中,将舍。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谁能惧我?”遂舍,枕轡而寝,食马而食,驾而行,出弇中,谓婴曰:“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遂来奔。

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翼,不跽,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晋侯济自泮,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使隰鉏请成。庆封如师,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晋侯许之。使叔向告于诸侯。公使子服惠伯对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

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并堙、木刊,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紼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

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楚子冯卒,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子强曰:“久将垫隘,隘及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卫献公入于夷仪。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

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

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子之功也。”以与掩。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可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郑。其五月，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嬖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嬖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嬖，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告右宰谷，右宰谷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谷曰：“我请使焉而观之。”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犹夫人也，若不已，死无日矣。”悼子曰：“子鲜在。”右宰谷曰：“子鲜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悼子曰：“虽然，不可以已。”

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

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国伤。宁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大子角，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

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颜之而已。公至，使让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对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负羁縻，以从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贰，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从近关出。公使止之。

卫人侵戚东鄙，孙氏熔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从卫师，败之圉。雍钜获殖绰。复熔于晋。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夏，中行穆子来聘，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颡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戍囚皇颡，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戍，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颡归。

印董父与皇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于是卫侯会之。晋人执宁喜、北宫遗，使女齐以先归。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

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鬶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师畏而

恶之。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内师而无宠。

秋，楚客聘于晋，过宋。大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欲用牲，加书，征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公使视之，则信有焉。问诸夫人与左师，则皆曰：“固闻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过期，乃缢而死，佐为大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亨伊戾。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其献。”左师改命曰“君夫人”，而后再拜稽首受之。

郑伯归自晋，使子西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国。”

初，楚伍参与蔡大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戌将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

“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郟，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

“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

“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僭，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者。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逐之。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

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鬻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汜而归，而后葬许灵公。

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晋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土起将归时事于宰旅，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于晋乎。辞不失旧。”

齐人城郟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廩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窾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馀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

襄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馀具车徒以受封。乌馀以其众出，使诸侯伪效乌馀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卫宁喜专，公患之，公孙免馀请杀之。公曰：“微宁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未可知，只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宁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馀复攻宁氏，杀宁喜及右宰谷，尸诸朝。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敛以亡，惧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沮劝？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且鲋实使之。”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不乡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谁熔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

公与免馀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臣弗敢闻。且宁子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公固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公使为卿，辞曰：“大叔仪不贰，能赞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为卿。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

大夫 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弭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晋荀盈遂如楚莅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贄贄》。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

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

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与东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废之，而立明。成请老于崔，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与强怒，将杀之。告庆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庆封曰：“子姑退，吾图之。”告卢蒲癸。卢蒲癸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将弃彼矣。彼实家乱，子何病焉？崔之薄，庆之厚也。”他日又告。庆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女。”

九月庚辰，崔成、崔强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使卢蒲癸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癸复命于崔子，且御而归之。至则无归矣，乃缢。崔明夜辟诸大墓。辛巳，崔明来奔。庆封当国。

楚 罢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

襄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

卫人讨宁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礼也。

邾悼公来朝，时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往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

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驹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曰：‘女何与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责，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

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癸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

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泊馈。子雅、子尾怒。庆封告卢蒲癸。卢蒲癸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车。子车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卢蒲葵、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冬十月，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丙辰，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龟而泣，乃使归。庆嗣闻之，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子家弗听，亦无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获在吴、越。”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麻婴为尸，庆夔为上献。卢蒲葵、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

子尾抽櫓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櫓，动于薨。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遂杀庆绳、麻婴。公惧，鲍国曰：“群臣为君故也。”陈须无以公归，税服而如内宫。

庆封归，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鴟》，亦不知，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

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钜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渚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故有宠。

释卢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

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公过郑，郑伯不在，伯有往劳于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迓，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

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楚人使公亲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禭，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茷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郑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见疏也。”公谓

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闾，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闾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饷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鄆鼓父、党叔为一耦。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责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迂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箛》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濩》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曁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纁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秋九月，齐公孙蚤、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

为高氏之难故，高豎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鄫，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谿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谿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 罢来聘，通嗣君也。穆叔问：“王子围之为政何如？”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固问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将有大事，子荡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驪、良方争，未知

所成 若有所成 吾得见 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 子皙好在人上 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 犹相积恶也 恶至无日矣。”

二月癸未 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 絳县人或年长矣 无子而往 与于食。有与疑年 使之年。曰：“臣 小人也 不知纪年 臣生之岁 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 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 是岁也 狄伐鲁 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 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 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赵孟问其县大夫 则其属也。召之 而谢过焉 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 以晋国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 武之罪也 敢谢不才。”遂仕之 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 使为君复陶 以为絳县师 而废其舆尉。

于是鲁使者在晋 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 有伯瑕以为佐 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 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

夏四月己亥 郑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

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 通焉。太子弑景侯。

初 王儋季卒 其子括将见王 而叹。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 过诸廷 闻其叹 而言曰：“乌乎 必有此夫。”入以告王 且曰：“必杀之。不戚而愿大 视躁而足高 心在他矣。不杀 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 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弗知。戊子 儋括围 逐成愆。成愆奔平畴。五月癸巳 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佞夫。括、瑕、廖奔晋。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庙 曰：“谗谄 出出。”鸟鸣于亳社 如曰“谗谄”。甲午 宋大灾。宋伯姬卒 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 女待人 妇义事也。”

六月 郑子产如陈莅盟。归 复命。告大夫曰：“陈 亡国也 不可与也 聚禾粟 缮城郭 恃此二者 而不抚其民 其君弱植 公子侈 太子卑 大夫敖 政多门 以介于大国 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

秋七月 叔弓如宋 葬共姬也。

郑伯有耆酒 为窟室 而夜饮酒 击钟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 则又将使子皙如楚 归而饮酒。庚子 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醒而后知之 遂奔许。大夫聚谋。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 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 国之利也。’罕、驷、丰同生 伯有汰侈 故不免。”人谓子产：“就直助强。”子产曰：“岂为我徒？国之祸难 谁知所蔽？或主强直 难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 子产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殓之 不及谋而遂行。印段从之。子皮止之。众曰：“人不我顺 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礼于死者 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 子产入。癸卯 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 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 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

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 怒 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 喜 曰：“子皮与我矣。”癸丑 晨 自墓门之渎入 因马师颉介于襄库 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 吾从天所与。”伯有死于羊肆 子产禭之 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殓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 既而葬诸斗城。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 国之干也 杀有礼 祸莫大焉。”乃止。

于是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复归。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

于子轿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嫩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仆展从伯有，与之皆死。羽颀出奔晋，为任大夫。

鸡泽之会，郑乐成奔楚，遂适晋。羽颀因之，与之比而事赵文子，言伐郑之说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孙钜为马师。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蚤、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

郑子产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有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叔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

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与季孙语晋故，季孙不从。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会。

齐子尾害闾丘婴，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我问师故。夏五月，子尾杀闾丘婴，以说于我师。工倭洒、涖灶、孔旭、贾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合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禰。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

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闾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间，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圻人以时墁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巢陨诸樊，阖戕戴吴，天似启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启季子也，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往劳于棊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覆餗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圉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

谓爱之 ,文王伐崇 ,再驾而降为臣 ,蛮夷帅服 ,可谓畏之 ;文王之功 ,天下诵而歌舞之 ,可谓则之 ;文王之行 ,至今为法 ,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爱 ,进退可度 ,周旋可则 ,容止可观 ,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 ,声气可乐 ,动作有文 ,言语有章 ,以临其下 ,谓之有威仪也。”

昭 公

昭公元年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墀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贖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贖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怨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雍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而入。许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会于虢，寻宋之盟也。

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穰是褻，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

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晋人许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宋合左师曰：“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晋乐王鲋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

退会，子羽谓子皮曰：“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鲋字而敬，子与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弗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忧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

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于会。楚告于晋曰：“寻盟未退，而鲁伐莒，读齐盟，请戮其使。”乐桓子相赵文子，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使请带焉，弗与。梁其曰：“货以藩身，子何爱焉？”叔孙曰：“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为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然鲋也，弗与，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曰：“带其褊矣。”

赵孟闻之，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请诸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辟难，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出不逃难，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难而不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谁从之？鲁叔孙豹可谓能矣，请免之以靖能者。子会而赦宥有罪，又赏其贤，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妘、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焉。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莒之疆事，楚勿与知。诸侯无烦，不亦可乎？莒、鲁争郟，为日久矣。苟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去烦宥善，莫不竞劝。子其图之。”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赵孟曰：“何故？”对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强不义也。令尹为王，必求诸侯。晋少懦矣，诸侯将往。若获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将何以终？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芣》，曰：“小国为褊，大国省穧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麋》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虜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

叔孙归，曾矢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器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

大夫皆谋之。子产曰：“直钩，幼贱有罪，罪在楚也。”乃执子南而数之，曰：“国之大事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

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

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

秦后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慎选。”癸卯，针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针出奔晋。”罪秦伯也。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司马侯问焉，曰：“子之车，尽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女叔齐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归，臣闻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针慎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赵孟曰：“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天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针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岁而愒日，其与几何？”

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子产弗许。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莒展舆立，而夺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齐。秋，齐公子钜纳去疾，展舆奔吴。

叔弓帅师疆郟田，因莒乱也。于是莒务娄、瞽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诗》曰：‘无竞维人。’善矣。”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瘀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鬲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禘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禘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栎、郟，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焉？”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宫厩尹子皙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谓之郟敖。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

子干奔晋，从车五乘。叔向使与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饩。赵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国，不闻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国，强御已甚。《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秦、楚，匹也。”使后子与子干齿。辞曰：“针惧选，楚公子不获，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与羈齿，无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楚灵王即位，罢为令尹，启强为大宰。郑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归，谓子产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必合诸侯，吾往无日矣。”子产曰：“不数年，未能也。”

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余。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

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宣子遂如齐纳币。见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见子尾。子尾见强。宣子谓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晋侯使郊劳。辞曰：“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致馆。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伤疾作而不果。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缢。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诸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冬十月，陈无宇归。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

昭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趯见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子大叔曰：“将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适，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也。然自今，子其无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晋将失诸侯，诸侯求烦不获。”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书名。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嫡，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殒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嫡及遗姑姊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嬖媵，寡人之望也。”

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纒经之中，以是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

况。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怛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夏四月，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礼，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始乎？”《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其是之谓乎。”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其以徼祸也。君子曰：‘弗知实难。’知而弗从，祸莫大焉。有言州必死。”

丰氏故主韩氏，伯石之获州也，韩宣子为之请之，为其复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乃先受馆，敬子从之。

晋韩起如齐逆女。公孙盂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谓宣子：“子尾欺晋，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

秋七月，郑罕虎如晋，贺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因有外心。其不往，则宋之盟云。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对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

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张趯使谓大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贱，不获来，畏大国，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将无事。’吉庶几焉。”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齐侯田于菖，卢蒲癸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九月，子雅放卢蒲癸于北燕。

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齐公孙灶卒。司马灶见晏子，曰：“又丧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妣将始昌。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曰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问。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

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享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使叔向对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获春秋时见。诸侯，君实有之，何辱命焉？”椒举遂请昏，晋侯许之。

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许君，将焉用之？”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

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若雨，雷不出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

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

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墮而焉，敢谢后见。”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缙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听。

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悛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

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

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棗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棗。”王从之。迁赖于鄢。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

九月，取鄢，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鄢，鄢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蚕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京，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

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蒧尹宜咎城钟离，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豸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田于丘获，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飧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曰：“入，弗谒。出，命之曰。”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菜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泄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后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孙谋去中军。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昭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泄告于殯，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闾，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嫡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

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

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諛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諛。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諛也。純《離》為牛。世亂諛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后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啟強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飡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冠仇，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荐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跖、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谷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韩起反 ,郑伯劳诸圉。辞不敢见 ,礼也。

郑罕虎如齐 ,娶于子尾氏。晏子骤见之。陈桓子问其故 ,对曰：“能用善人 ,民之主也。”

夏 ,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夷非卿而书 ,尊地也。莒人熔于晋。晋侯欲止公。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 ,诱也 ,讨不以师 ,而诱以成之 ,情也。为盟方而犯此二者 ,无乃不可乎？请归之 ,间而以师讨焉。”乃归公。秋七月 ,公至自晋。

莒人来讨 ,不设备。戊辰 ,叔弓败诸蚡泉 ,莒未陈也。

冬十月 ,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 ,以报棘、栝、麻之役。射以繁扬之师 ,会于夏洳。赵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 ,闻吴师出 ,启强帅师从之 ,遽不设备 ,吴人败诸鹤岸。

楚子以昭至于罗洳 ,吴子使其弟蹇由犒师 ,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 ,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 ,卜之以守龟 ,曰：‘余亟使人犒师 ,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 ,而为之备 ,尚克知之。’龟兆告吉 ,曰：‘克可知也。’君若欢焉 ,好逆使臣 ,滋敝邑倦怠 ,而忘其死 ,亡无日矣。今群奋焉 ,震电冯怒 ,虐执使臣 ,将以衅鼓 ,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 ,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师 ,难易有备 ,可谓吉矣 ,且吴社稷是卜 ,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 ,而敝邑知备 ,以御不虞 ,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 ,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 ,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 ,其报在邲。今此行也 ,其庸有报志？”乃弗杀。

楚师济于罗洳 ,沈尹赤会楚子 ,次于莱山。射帅繁扬之师 ,先入南怀 ,楚师从之。及汝清 ,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 ,吴早设备 ,楚无功而还 ,以蹇由归。楚子惧吴 ,使沈尹射待命于巢 ,启强待命于雩娄 ,礼也。

秦后子复归于秦 ,景公卒故也。

昭公六年

六年春 ,王正月 ,杞文公卒 ,吊如同盟 ,礼也。大夫如秦 ,葬景公 ,礼也。

三月 ,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 ,今则已矣 ,昔先王议事以制 ,不为刑辟 ,惧民之有争心也 ,犹不可禁御 ,是故闲之以义 ,纠之以政 ,行之以礼 ,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 ,制为禄位 ,以劝其从 ,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 ,故诲之以忠 ,箴之以行 ,教之以务 ,使之以和 ,临之以敬 ,莅之以强 ,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 ,明察之官 ,忠信之长 ,慈惠之师 ,民于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 ,则不忌于上 ,并有争心 ,以征于书 ,而徼幸以成之 ,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兴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 ,作封洫 ,立谤政 ,制参辟 ,铸刑书 ,将以靖民 ,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 ,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如是 ,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 ,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 ,将尽争之。乱狱滋丰 ,贿赂并行 ,终子之世 ,郑其败乎。臆闻之 ,国将亡 ,必多制 ,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 ,侨不才 ,不能及子孙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 ,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 ,郑其火乎 ,火未出 ,而作火以铸刑器 ,藏争辟焉 ,火如象之 ,不火何为？”

夏 ,季孙宿如晋 ,拜莒田也。晋侯享之 ,有加笾。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 ,苟免于讨 ,不敢求祝。得祝不过三献。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 ,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

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赐？’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宋寺人柳有宠，太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郑灾。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祖。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蓺，不抽屋，不强。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恩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亦将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廄尹弃疾，子荡归罪于泄而杀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士相士鞅，逆诸河，礼也。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说，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昭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楛、玨耳，不克而还。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之闾入焉，无宇执之，有司弗与，曰：‘执人于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王将饮酒，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大宰启强曰：“臣能得鲁侯。”启强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奉承以来，弗敢失陨，而致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日月以冀。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孤与其二三臣，悼心失图，社稷之不皇，况能怀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宠灵楚国，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祝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祝。”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启强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鯀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国之赐？纵吾子为政而可，后之人若属有疆场之言，敝邑获戾，而丰氏受其大讨，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丰氏也。敢以为请。”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与宣子。宣子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县于乐大心。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驪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

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魑。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置之。得免其死，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为子产之敏也，使从嬖大夫。

秋八月，卫襄公卒。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卫事晋为睦，晋不礼焉，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侯贰。《诗》曰：‘鸛鸣在原，兄弟急难。’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况远人，谁敢归之？今又不礼于卫之嗣，卫必叛我，是绝诸侯也。”献子以告韩宣子。宣子说，使献子如卫吊，且反戚田。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邾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违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僖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藏孙纆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单献公弃亲用鞮。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媼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鞮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钜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媼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昭公八年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诸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熔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公子留奔郑。书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也；“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晋，贺祁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祁也。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

秋，大搜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

七月甲戌，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杀梁婴。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车，皆来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将攻之。陈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将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则数人告。将往，又数人告于道，遂如陈氏。桓子将出矣，闻之而还，游服而逆之，请命。对曰：“闻强氏授甲将攻子，子闻诸？”曰：“弗闻。”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诲之犹惧其不济，吾又宠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谓之？”《周书》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顷、灵福子，吾犹有望。”遂和之如初。

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楚人将杀之，请置之。既又请私，私于幄，加经于颀而逃。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待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颀项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昭公九年

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廛会楚子于陈。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

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外入于许。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迓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橐机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木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

王有姻丧，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阎田与襚，反颖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跖佐下军以说焉。

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

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斲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昭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齐惠栾、高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

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

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铎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孙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曰：“《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公与桓子莒之旁邑，辞。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藏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殯鲁祭乎。周公殯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游吉遂如晋。

九月，叔孙婼、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郑子皮将以币行。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经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见。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晋，大夫皆见。高强见而退。昭子语诸大夫曰：“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庆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君以为忠而甚宠之，将死，疾于公宫，辇而归，君亲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犹及之，难不慎也？丧夫人之力，弃德旷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其是之谓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

昭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问于苾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

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殯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韩宣子问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对曰：“克哉。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胙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缙，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

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不可没振。”

五月，齐归薨，大搜于比蒲，非礼也。

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禚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 氏之筮。返自禚祥，宿于 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

楚师在蔡，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

秋，会于厥憇，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许。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袷，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袷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

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史赵曰：“必为鲁郊。”侍者曰：“何故？”曰：“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搜。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单成公卒。

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栢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羈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栢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昭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天唐，因其众也。

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当道者。毁之，则朝而崩，弗毁，则日中而崩。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

怀 宠光之不宣 令德之不知 同福之不受 将何以在？”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 朝嗣君也。公如晋 至河乃复。取郟之役 莒人熔于晋 晋有平公之丧 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慙遂如晋。晋侯享诸侯 子产相郑伯辞于享 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 礼也。晋侯以齐侯宴 中行穆子相。投壶 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 寡君中此 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 曰：“有酒如渑 有肉如陵 寡人中此 与君代兴。”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子失辞 吾固师诸侯矣 盍何为焉？其以中僂也 齐君弱吾君 归弗来矣。”穆子曰：“吾军帅强御 卒乘竞劝 今犹古也 齐将何事？”公孙僂趋进曰：“日旰君勤 可以出矣。”以齐侯出。

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 遂杀之。或谮成虎于楚子 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怀宠也。

六月 葬郑简公。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 假道于鲜虞 遂入昔阳。秋八月午年 灭肥 以肥子绵皋归。

周原伯绞虐 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 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 寻 绞奔邲。

甘简公无子 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 杀甘悼公 而立成公之孙鲛。丁酉 杀献太子之傅庚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 及宫嬖綽、王孙没、刘州鳩、阴忌、老阳子。

季平子立 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 而归其室于公 子更其位 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

季悼子之卒也 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 克之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 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 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 杀嫡立庶 如媯也及此 若因祸以毙之 则闻命矣 若不废君命 则固有著矣。”昭子朝 而命吏曰：“媯将与季氏讼 书辞无颇。”季孙惧 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谋季氏。慙告公 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 以费叛如齐。子仲还 及卫 闻乱 逃介而先。及郊 闻费叛 遂奔齐。

南蒯之将叛也 其乡人或知之 过之而叹 且言曰：“恤恤乎 湫乎 攸乎 深思而浅谋 迨身而远志 家臣而君图 有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 遇《坤》 之《比》 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 忠信之事则可 不然必败。外强内温 忠也。和以率贞 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 中之色也 裳 下之饰也 元 善之长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 下不共 不得其饰 事不善 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 率事以信为共 供养三德为善 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 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 上美为元 下美则裳 参成可筮。犹有阙也 筮虽吉 未也。”

将适费 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 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 去我者鄙乎 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 非吾党之士乎。”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 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 曰：“吾不为怨府。”

楚子狩于州来 次于颍尾 使荡侯、潘子、司马督、鬻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谿 以为之援。雨雪 王皮冠 秦复陶 翠被 豹舄 执鞭以出 仆析父从。

右尹子革夕 王见之 去冠、被 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 与吕伋、王孙牟、鬻父、禽父并事康王 四国皆有分 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 求鼎以为分 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钺秘，敢请命。”王入视之。

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正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在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昭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于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圻戮焉。王夺斗韦龟中犍，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氏之族及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且违上，何知而可？”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狎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

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从从师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剿，而遂告之。”师及訾梁而溃。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

王沿夏，将欲入郢。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闾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火水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

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

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犍、栝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犍、栝，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犍、栝。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初，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斗韦龟属成然焉，且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

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羈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僂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

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犇、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晋成 祁 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郟故,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征会,告于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鮒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

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

次于卫地,叔鮒求货于卫,淫刍菟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篋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刍菟者异于他日。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曰:“晋有羊舌鮒者,渎货无厌,亦将及矣,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赐之,其已。”客从之。未退,而禁之。

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抑齐人不盟,若之何?”对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戒十乘,以先启行。迟速唯君。”叔向告于齐,曰:“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为请。”对曰:“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齐人惧,对曰:“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

叔向曰:“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

邾人、莒人熔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僂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

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

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

不竞亦陵，何国之为？”

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与之锦而入。晋人以平子归，子取湫从。

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旨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

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竟，大获而归。

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

冬十月，葬蔡灵公，礼也。

公如晋。荀吴谓韩宣子曰：“诸侯相朝，讲旧好也，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辞之。”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

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孙犹在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鲁，兄弟也，土地犹大，所命能具。若为夷弃之，使事齐、楚，其何瘳于晋？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子其图之。谚曰：‘臣一主二。’吾岂无大国？”穆子告韩宣子，且曰：“楚灭陈、蔡，不能救，而为夷执亲，将焉用之？”乃归季孙。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诸侯而执其老，若犹有罪，死命可也，若曰无罪而惠免之，诸侯不闻，是逃命也，何免之为？请从君惠于会。”宣子患之，谓叔向曰：“子能归季孙乎？”对曰：“不能，鲋也能。”乃使叔鱼。叔鱼见季孙曰：“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微武子之赐，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归子而不归，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惧，先归。惠伯待礼。

昭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尊晋罪己，礼也。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慝，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舆。蒲余侯恶公子意恢而

善于康舆，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余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康舆。”许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无求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郢，以无忘旧勋。

冬十二月，蒲余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康舆于齐。齐隰党、公子钺送之，有赂田。

晋邢侯与雍子争鄙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昭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

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谓之曰：“王唯信子，故处子于蔡。子亦长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请。”又谓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处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难乎？弗图，必及于难。”复，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郑。王怒，曰：“余唯信吴，故置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无极对曰：“臣岂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冬，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戒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

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钺钺，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上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廛，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

昭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

齐侯伐徐。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

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饗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

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毋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鬻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蓀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

秋八月，晋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

郑大旱，使屠击、祝款、柎竖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

昭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芣》，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鸛鸠氏，司马也。鵙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顓頊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

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洛与三涂。衎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共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戒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瓊鬯玉瓚，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吴伐楚。阳 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今日：“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

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昭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衎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天祥，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国迁其可乎？”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柩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做司宫。出旧宫人，真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鄙。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六月 邾人藉稻。邾人袭邾 邾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 遂入之 尽俘以归。邾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 邾庄公反邾夫人 而舍其女。

秋 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 与之语 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 而后及其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 可以无学 无学不害 不害而不学 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 能无乱乎？夫学 殖也 不学将落 原氏其亡乎？”

七月 郑子产为火故 大为社 袞褕于四方 振除火灾 礼也。乃简兵大搜 将为搜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 其寝在道北 其庭小。过期三日 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 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 乃毁于而乡。”子产朝 过而怒之 除者南毁。子产及冲 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

火之作也 子产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子产曰：“吾闻之 小国忘守则危 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 有备故也。”既 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 晋君、大夫不敢宁居 卜筮走望 不爱牲玉 郑之有灾 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恫然授兵登陴 将以谁罪？边人恐惧 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 敝邑之灾 君之忧也 敝邑失政 天降之灾 又惧谗慝之间谋之 以启贪人 荐为敝邑不利 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 犹可说也 不幸而亡 君虽忧之 亦无及也。郑有他竟 望走在晋。既事晋矣 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 仇敌也 而居楚地 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 郑若伐许 而晋助之 楚丧地矣 君盍迁许？许不专于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 郑曰‘余俘邑也’ 叶在楚国 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 国不可小 许不可俘 仇不可启 君其图之。”楚子说。冬 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 实白羽。

昭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 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 令尹子瑕城郢。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 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 郟阳封人之女奔之 重大子建。及即位 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 无宠焉 欲谮诸王 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 无极与逆 劝王取之。正月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邾夫人 宋向戌之女也 故向宁请师。二月 宋公伐邾 围虫。三月 取之。乃尽归邾俘。

夏 许悼公疟。五月戊辰 饮大子止之药 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 舍药物可也。”

邾人、兕人、徐人会宋公。乙亥 同盟于虫。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 迺于诸夏 而楚辟陋 故弗能与争 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 以通北方 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王说 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令尹子瑕聘于秦 拜夫人也。

秋 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鄆。使孙书伐之。

初 莒有妇人 莒子杀其夫 已为嫠妇。及老 托于纪鄆 纺焉以度而去之 及师至 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 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 缒绝 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 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 齐师入纪。

是岁也，郑驷偃卒。子游娶于晋大夫，生丝弱。其父兄立子瑕。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弗许，亦弗止。驷氏耸。

他日，丝以告其舅。冬，晋人使以币如郑，问驷乞之立故，驷氏惧，驷乞欲逃。子产弗遣。请龟以卜，亦弗予。大夫谋对。子产不待而对客曰：“郑国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丧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寡君与其二三老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谚曰：‘无过乱门。’民有兵乱，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平丘之会，君寻旧盟曰：‘无或失职。’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辞客币而报其使，晋人舍之。

楚人城州来。沈尹戌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恃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禴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觐也。龙斗，我独何觐焉？禴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

昭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盖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鮒设诸焉，而耕于鄙。

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稟。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

质。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

卫公孟縶狎齐豹，夺之司寇与鄆，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驂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

丙辰，卫侯在平寿，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使祝 魍置戈于车薪以当门，使一乘从公孟以出。使华齐御公孟，宗鲁驂乘，及阌中，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

公闻乱，乘 驱自阌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鸿骍魍駟乘于公，公载宝以出。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公如死鸟，析朱钁宵从窬出，徒行从公。

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遂从诸死鸟，请将事。辞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无所辱君命。”宾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臣不敢贰。”主人曰：“君若惠顾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有宗祧在。”乃止。卫侯固请见之，不获命，以其良马见，为未致使故也。卫侯以为乘马。宾将擗，主人辞曰：“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敢辞。”宾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亲执铎，终夕与于燎。

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钁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

卫侯告宁于齐，且言子石。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辞，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縶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兒申出奔郑。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败子城，子城适晋。华亥与其妻必盥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曰：“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询。”

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归，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輕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

齐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得多在。梁丘据与裔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

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囂以辞宾？”

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廛，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苦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

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迓,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绪,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亵,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窳则不咸,亵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归,见昭子。昭子问蔡故,以告。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

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

宋华费遂生华貆、华多僚、华登。貆为少司马,多僚为御士,与貆相恶,乃谮诸公曰:“貆将纳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对曰:“君若受司马,则如亡,死如可逃,何远之有?”公惧,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饮之酒而使告司马。司马叹曰:“必多僚也,吾有逸子而弗能杀,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与公谋逐华貆,将使田孟诸而遣之。公饮之酒,厚酬之,赐及从者。司马亦如之。张 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宜僚尽以告。张 欲杀多僚。子皮曰:“司马老矣,登之谓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将见司马而行,则遇多僚御司马而朝,张 不胜其怒,遂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多僚,劫司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华、向入。乐大心、丰愆、华恇御诸横。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旧郕及桑林之门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月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月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伐宋。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丙寅,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雒、偃州员。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扬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公自扬门见之,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翟倭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华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曹翰胡会晋荀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丙戌,与华氏

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子祿御公子城，庄董为右。干鞮御吕封人华豹，张 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张 抽旻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軫。又射之，死。干鞮请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大败华氏，围诸南里。

华亥搏膺而呼，见华豨，曰：“吾为栾氏矣。”豨曰：“子无我廷，不幸而后亡。”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豨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

楚 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后，既许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朱愬于楚，楚子将讨蔡。无极曰：“平侯与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废之，灵王杀隐太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

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昭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齐北郭启帅师伐莒。莒子将战，苑羊牧之谏曰：“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余。齐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莅盟。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莒于是乎大恶其君。

楚 越使告于宋曰：“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无宁以为宗羞，寡君请受而戮之。”对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楚人患人。诸侯之戎谋曰：“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其亦无能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豨、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

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仲几为左师，乐大心为右师，乐轍为大司寇，以靖国人。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蚩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悼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悼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錡氏。戊辰，刘子摯卒，无子，单子立刘蚩。五月庚辰，见王，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

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余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还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饒之

甲，以逐刘子。壬戌，刘子奔扬。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庄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与之重盟，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从之。樊顷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及领，大盟而复，杀摯荒以说。刘子如刘。单子亡。乙丑，奔于平畴。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饴、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刘子入于王城。辛未，巩简公败绩于京。乙亥，甘平公亦败焉。叔鞅至京师，言王室之乱也。闵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

单子欲靠急于晋，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畴，遂如圃车，次于皇。刘子如刘。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官。辛卯，郟肸伐皇，大败，获郟肸。壬辰，焚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单氏之宫，败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东圃。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跖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刘蚩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丧也。己丑，敬王即位，馆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跖、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王师军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闰月，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军其东南。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昭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师围郊。癸卯，郊，郟溃。丁未，晋师在平阴，王师在泽邑。王使告间，庚戌，还。

邾人城翼，还，将自离姑。公孙辄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徐铎、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遂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之，遂取邾师，获铎、弱、地。

邾人诉于晋，晋人来讨。叔孙婞如晋，晋人执之。书曰：“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婞。”言使人也。晋人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韩宣子使邾人聚其众，将以叔孙与之。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士弥牟谓韩宣子曰：“子弗良图，而以叔孙与其仇，叔孙必死之。鲁亡叔孙，必亡邾，邾君亡国，将焉归？子虽悔之，何及？所谓盟主，讨违命也，若皆相执，焉用盟主？”乃弗与。使各居一馆。士伯听其辞而诉诸宣子，乃皆执之。

士伯御叔孙，从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先归邾子。士伯曰：“以刍菹之难，从者之病，将馆子于都。”叔孙旦而立，期焉。乃馆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吾告女所行货。”见，而不出，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诱刘佗杀之。丙戌，单子从阪道，刘子从尹道伐尹。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己丑，召伯奭、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

申 鄆罗纳诸庄宫。尹辛败刘师于唐。丙辰 又败诸郢。甲子 尹辛取西阇。丙寅 攻蒯 蒯溃。

莒子庚舆虐而好剑 苟铸剑 必试诸人 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将出 闻乌存执受而立于道左 惧 将止死。苑羊牧之曰：“君过之 乌存以力闻可矣 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来奔。齐人纳郊公。

吴人伐州来 楚 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 楚师燔。

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 而皆小国也 畏楚而不获已 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 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 陈大夫鬻壮而顽 颠与许、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 其师燔 帅贱多宠 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 帅贱而不能整 无大威命 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 必先奔。三国败 诸侯之师乃摇心矣 诸侯乖乱 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 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 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 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 中军从王 光帅右 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 三国乱 吴师击之 三国败 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许与蔡 顿 曰：“吾君死矣。”师譟而从之 三国奔。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 获陈夏鬻。”君臣之辞也。不言战 楚未陈也。

八月丁酉 南宫极震。苾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 先君之力可济也 周之亡也 其三川震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弃之矣 东王必大克。”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 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 吴太子诸入郢 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 越追之 不主。将死 众曰：“请遂伐吴以徼之。”越曰：“再败君师 死且有罪 亡君夫人 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于 澠。

公为叔孙故如晋 及河 有疾而复。

楚囊瓦为令尹 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卫 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 守在四竟。慎其四竟 结其四援 民狎其野 三务成功 民无内忧 而又无外惧 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 守已小矣。卑之不获 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 修其土田 险其走集 亲其民人 明其伍侯 信其邻国 慎其官守 守其交礼 不僭不贪 不懦不耆 完其守备 以待不虞 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 蚘冒至于武、文 土不过同 慎其四竟 犹不城郢。今土数圻 而郢是城 不亦难乎？”

昭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辛丑 召简公、南宫嚭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苾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 亦有离德 余有乱臣十人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 君其务德 无患无人。”戊午 王子朝入于郛。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叔孙使梁其 待于门内 曰：“余左顾而歎 乃杀之。右顾而笑 乃止。”叔孙见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礼 将致诸从者 使弥牟逆吾子。”叔孙受礼而归。二月 媯至对自晋 尊晋也。

三月庚戌 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 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 不纳其使。

夏王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

郑伯如晋，子大叔相，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螫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隕，为将及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如焉？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沉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

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

赵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赵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

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师，几如是而不及郢？《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王之谓乎？”

昭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叔孙婞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

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从，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曹氏告公，公告乐祁。乐祁曰：“与子。如是，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

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士伯告简子曰：“宋右师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无不祥大焉。”

有鸛鹄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鸛之鹄之，公出辱之。鸛鹄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鸛鹄跕跕，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鸛鹄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鸛鹄鸛鹄，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鸛鹄来巢，其将及乎？”

秋，书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委姒与鬻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诉于公甫，曰：“展与夜姑将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杀余也。”将为之请。平子使竖勿内，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

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将褫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宫。

叔孙昭子如阍，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费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

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懿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懿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

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公先至于野井。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

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繾綣从公，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而何守焉？”乃不与盟。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左师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铸归。平子有异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壬申，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

十一月，宋无公将为公故如晋。梦大子栾即位于庙，己与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为二三子忧，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获保首领以殁，唯是楸柎所以藉干者，请无及先君。”仲几对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国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队。臣之失职，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只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齐侯围郚。

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以下为信与僭，僭吉。臧氏老将如晋，问，会请往，昭伯问家故，尽对。及内子与母弟叔孙，则不对。再三问，不对。归，及郊，会逆。问，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间。会出，逐之，反奔，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门？”拘臧氏老。季、臧有恶。及昭伯从公，平子立臧会。会曰：“偻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射城州屈，复茄人焉。城丘皇，近訾人焉。使熊相谋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闻之，曰：“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弗能久矣。”

昭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齐侯取郚。

葬宋元公，如先君，礼也。

三月，公至自齐，处于郚，言鲁地也。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一如瑱，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齧：“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齧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齧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子犹受之，言于齐侯曰：“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据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君如晋，卒于曲棘。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耶，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从鲁君以下焉。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兹无敌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齐侯从之，使公子鉏帅师从公。

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许之。请纳质，弗许，曰：“信女足

矣。”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鲁成备而后告曰：“不胜众。”师及齐师战于炊鼻。齐子渊捷从泄声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鞞，匕入者三寸。声子射其马，斲鞅，殪。改驾，人以为鬻戾也而助之。子车曰：“齐人也。”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带从野泄，叱之。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骂，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鬣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无乃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颜鸣去之。苑子之御曰：“视下顾。”苑子荆林雍，断其足。鬣而乘于他车以归。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

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

秋，盟于郟陵，谋纳公也。

七月己巳，刘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刘。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晋知跖、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实聘之，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国有外援，不可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败亲速仇，乱嗣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必杀令尹。”令尹惧，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

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郟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乃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齐有彗星，刘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昭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处于郚，言在外也。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鬬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鬬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掘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帝也，夹之以铍。羞昔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掘室。鬬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合哭墓，复位而待。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楚师闻吴乱而还。

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鄢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谓子常曰：“子恶欲饮子酒。”又谓之恶：“令尹欲饮酒于子氏。”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及飧日，帷诸门左，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且此役也，吴可以得志，子恶取赂焉而还，又误群帅，使退其师，曰：‘乘乱不祥。’吴乘我丧，我乘其乱，不亦可乎？”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不往，召鄢将师而告之。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蓺之，子恶闻之，遂自杀也。国人弗蓺。

令曰：“不蓺郤氏，与之同罪。”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国人投之，遂弗蓺也。令尹炮之。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郤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令尹病之。

秋，会于扈，令戍周，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固请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这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故鞅以为难。二子皆图国者也，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

孟懿子、阳虎伐郚。郚人将战。子家子曰：“天命不悖久矣。使君亡者，必此众也。天既祸之，而自福也，不亦难呼？犹有鬼神，此必败也。呜呼！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败于且知。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与中厩尹莫知其罪，而子杀之，以兴谤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杀人以掩谤，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夫无极，楚之逸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聪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所以不获诸侯，迎无极也。今又杀三不辜，以兴大谤，几及子矣。子而不图，将焉用之？夫郤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受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图。”九月己未，子常杀费无极与郤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

冬，公如齐，齐侯请飧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飧焉？其饮酒也。”乃饮酒，使宰献，而请安。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鲁人辞以难。

昭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公如晋，将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听。使请逆于晋。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

晋祁胜与郤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诗》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遂执之。祁胜赂荀跖，荀跖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愁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叔似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郟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魏子谓成魋：“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黷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陋，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郟。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二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尹固之复也，有妇人遇之周郊，尤之，曰：

“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夫也，其过三岁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赵车入于郟以叛，阴不佞败之。

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屨而归之于乾侯。公执归马者卖之，乃不归马。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塹而死，公将为之椁。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帊裹之。

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三日，公为主，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曰：“务人为此祸也，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大子。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鬲川，鬲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及至。若混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昭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郟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

夏六月，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

丧，子西吊，子娇送葬。今吾子无贰，何故？”对曰：“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责，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紼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底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从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晋人不能诘。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强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而今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迓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昭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晋侯将以师纳公。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季孙意如会晋荀跖于适历。荀跖曰：“寡君使跖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图之。”季孙练冠，麻衣，跣行，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为有罪，诸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

夏四月，季孙从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跖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跖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葬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荀跖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臣请复于寡君。”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鲁师，季孙必与君归。”公欲从之，众从者胁公，不得归。

薛伯谷卒，同盟，故书。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

围弦。左司马戍、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

冬，邾黑肱以濫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昭公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螫贼远屏，晋之力也，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一人无征怨于百姓，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文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餼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

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问，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定 公

定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奸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

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兒、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几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几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以归。三月，归诸京师。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苾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苾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

夏，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叔孙请见子家子，子家子辞，曰：“羈未得见，而从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见。”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对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羈弗敢知，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将逃也。”

丧及坏隤，公子宋先入，从公者皆自坏隤反。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孙使役如闾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

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九月，立炀宫。

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定公二年

二年夏四月辛酉 夙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桐叛楚 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 曰：“以师临我 我伐桐 为我使之无忌。”秋 楚囊瓦伐吴 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 而潜师于巢。冬十月 吴军楚师于豫章 败之。遂围巢 克之 获楚公子繁。

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 私出 阖乞肉焉 夺之杖以敲之。

定公三年

三年春二月辛卯 邾子在门台 临廷。阖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 怒。阖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 滋怒 自投于床 废于炉炭 烂 遂卒。先葬以车五乘 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 故及是。

秋九月 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 获晋观虎 恃其勇也。

冬盟于郟 修邾好也。

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 以如楚 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与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 有两肃爽马 子常欲之 弗与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 请代先从者 许之。饮先从者酒 醉之 窃马而献之子常 子常归唐侯 自拘于司败 曰：“君以弄马之故 隐君身 弃国家。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 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过也 二三子无辱。”皆赏之。蔡人闻之 固请而献佩于子常。子常朝 见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 明日 礼不毕 将死。”葬侯归 及汉 执玉而沉 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晋 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 而请伐楚。

定公四年

四年春三月 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 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 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 诸侯方贰 将以袭敌 不亦难乎！水潦方降 疾疢方起 中山不服 弃盟取怨 无损于楚 而失中山 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 楚未可以得志 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晋人假羽旄于郑 郑人与之。明日 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将会 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会同难 啧有烦言 莫之治也 其使祝佗从。”公曰：“善。”乃使子鱼。子鱼辞 曰：“臣展四体 以率旧职 犹惧不给而烦刑书 若又共二 徼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隶也 社稷不动 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军行 被社衅鼓 祝奉以从 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师从 卿行旅从 臣无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 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苾弘曰：“闻诸道路 。”

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裒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

子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缙茝、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士，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启商，篡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裒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

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

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

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皙，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槩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槩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

吴从楚师，乃清发，将击之。夫槩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斗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槩王欲攻之，俱惧去之，夫槩王入之。

左司马戎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刳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钟建负季芊以从，由于徐苏而从。郢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

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迹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吴人乃退。镞金初宦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定公五年

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

越入吴，吴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珣璠斂，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槩王于沂。吴人获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槩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

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谿，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闾舆罢。闾舆罢请先，遂逃归。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叶公终不正视。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

门之内。庚寅，大诘，遂公父歌及秦遄，皆奔齐。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曰：“蓝尹亶涉其帑，不与王舟。及宁，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大、斗怀。子西曰：“请舍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犹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王将嫁季芊，季芊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麋，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厚，小大何如？”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袒而视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役也。

定公六年

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

二月，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出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陈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子必往。”陈寅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见溷而行。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楸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楸贾祸，弗可为也已，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

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诘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莸,辟儋翩之乱也。

定公七年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齐人归郟、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侯从之。乃盟于琐。

齐国夏伐我。阳虎御季桓子,公敛处父御孟懿子,将宵军齐师。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难,不待有司,余必杀女。”虎惧,乃还,不败。

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

定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钺击之,与一人俱毙。偃,且射子钺,中颊,殪。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辛卯,单子伐简城,刘子伐孟,以定王室。

赵鞅言于晋侯曰:“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惧不至,今又执之,是绝诸侯也。”将归乐祁。士鞅曰:“三年止之,无故而归之,宋必叛晋。”献子私谓子梁曰:“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陈寅。陈寅曰:“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乐祁归,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诸州。

公侵齐,攻廩丘之郟。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主人出,师奔。阳虎伪不见冉猛者,曰:“猛在此,必败。”猛逐之,顾而无继,伪颠。虎曰:“尽客气也。”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

晋师将盟卫侯于郟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掎卫侯之手,及挽,卫侯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

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继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

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围虫牢，报伊阙也。遂侵卫。

九月，师侵卫，晋故也。

季寤、公辄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

成宰公斂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殿，将如蒲圃。桓子咋谓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尔以是继之。”对曰：“臣闻命后，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之征死，死无益于主。”桓子曰：“何后有之？而能以我适孟氏乎？”对曰：“不敢爱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林楚怒马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筑者阖门。有自门间射阳越，杀之。阳虎劫公与武叔，以伐孟氏。公斂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阳氏败。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其徒曰：“追其将至。”虎曰：“鲁人闻余出，喜于征死，何暇追余？”从者曰：“嘻，速驾，公斂阳在。”公斂阳请追之，孟孙弗许。阳欲杀桓子，孟孙惧而归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

郑驷歃嗣子大叔为政。

定公九年

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吾犹衰絰，而子击钟，何也？”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钟？”子明闻之，怒，言于公曰：“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适晋，将作乱也，不然无疾。”乃逐桐门右师。

郑驷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何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旒》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六月，伐阳关。阳虎使焚莱门。师惊，犯之而出，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臣尝为隶于施氏矣，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虎欲勤齐师也，齐师罢，大臣必多死亡，已于乎是乎奋其诈谋。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

灵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

秋，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先登，求自门出，死于溜下。东郭书让登，犁弥从之，曰：“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后下。”书左，弥先下。书与王猛息。猛曰：“我先登。”书斂甲，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齐侯致禚、媚、杏于卫。齐侯赏犁弥，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皙帻而衣狸制。”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吾贖子。”公赏东郭书，辞，曰：“彼，宾旅也。”乃赏犁弥。

齐师之在夷仪也，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先归之，坐引者，以师哭之，亲推之三。

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用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飧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齐人来归郟、讙、龟阴之田。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故不遘死？’涉佗亦遘矣哉。”

初，叔孙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遂杀公若。

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驺赤曰：

“邠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驷赤谓侯犯曰：“居齐、鲁之际，而无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不然，将叛。”侯犯从之。齐使至，驷赤与邠人为之宣言于邠中曰：“侯犯将以邠易于齐，齐人将迁邠民。”众凶惧。驷赤谓侯犯曰：“众言异矣，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邠也，而得纾焉，何必此？齐人欲以此逼晋，必倍与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侯犯曰：“诺。”乃多舍甲焉。

侯犯请易于齐，齐有司观邠，将至。驷赤使周走呼曰：“齐师至矣。”邠人大骇，介侯犯之门甲，以围侯犯。驷赤将射之。侯犯止之，曰：“谋免我。”侯犯请行，许之。驷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门，邠人闭之。及郭门，止之，曰：“子以叔孙氏之甲出，有司若诛之，群臣惧死。”驷赤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谓驷赤曰：“子止而与之数。”驷赤止而纳鲁人。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邠。

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夺之。魑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魑，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曰：“是我箴吾兄以，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匱出奔陈。

武叔聘于齐。齐侯享之，曰：“子叔孙，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属与敝邑际，故敢助君忧之。”对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也。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君岂以为寡君赐？”

定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匱、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魑故也。

冬，乃郑平，始叛晋也。

定公十二年

十二年夏，卫公孟匱伐曹，克郊。还，滑罗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罗曰：“与其素厉，宁为无勇。”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邠。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郟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

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跖言于恶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跖、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螭而告之。史螭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螭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戍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嬖之曰：“戍将为乱。”

定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

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

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夏，卫北宫结来奔，公叔戌之故也。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还，卒于陞，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孟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豨？”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亟出奔郑，自郑奔齐。

太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太子则祸余。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获籍秦、高强。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

定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礼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

齐侯、卫侯次于蘧擘，谋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

葬定祔。不称小君，不成丧也。

冬，城漆。书，不时告也。

哀 公

哀公元年

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竈，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棼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散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

哀公二年

二年春，伐邾，将伐绞。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濶、沂之田而受盟。

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女。”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郟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以下。君命祇辱。”夏，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郟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郟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郟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绕，八人衰经，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駟兵车先陈，罕、駟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土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甲戌，将战，邾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之，御对曰：“疢作而伏。”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太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太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传傅佖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虢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弋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邾良曰：“我两鞞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鞞皆绝。

吴泄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

哀公三年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官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书，俟于宫，曰：“庇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沈也。”于是乎去表之槁，道还公宫。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刘氏、范氏世为昏姻，莒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莒弘。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门入，已犯师而出。癸丑，奔邯郸。十一月，赵鞅杀士皋夷，恶范氏也。

哀公四年

四年春，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错后至，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错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错遂杀之，故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洛。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郟、逆时、阴人、孟、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

哀公五年

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对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张柳朔谓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蚘之子荼嬖。诸大夫恐其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辄、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

郑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子思曰：“《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商颂》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哀公六年

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驂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闾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敢忘君乎？从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祭。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齐邴意兹来奔。

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闾止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将盟，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鲍子曰：“谁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

赖。去鬻奴，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渎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禧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曼冒淳。

哀公七年

七年春，宋师侵郑，郑叛晋故也。

晋师侵卫，卫不服也。

夏，公会吴于郟。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吴为无能为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

秋，伐邾，及范门，犹闻钟声。大夫谏，不听。茅成子请告于吴，不许，曰：“鲁击柝闻于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国内岂不足？”成子以茅叛。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

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教于吴，曰：“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郟，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吴子从之。

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邠。

哀公八年

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杀之。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违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疾之。王问于子泄，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

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拘郟人之沕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懿子谓景伯：“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蚕室。公宾庚、公甲叔子与战于夷，获叔子与析朱钜。献于王，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若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吴人行成，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吴人盟而还。

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齐侯怒。夏五月，齐鲍牧帅师伐我，取讙及阐。

或谮胡姬于齐侯，曰：“安孺子之党也。”六月，齐侯杀胡姬。

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栝之以棘。使诸大夫奉大子革以为政。

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熔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用潞，麋之以入，遂杀之。

冬十二月，齐人归讙及阐，季姬嬖故也。

哀公九年

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郑武子贖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每日迁舍,垒合,郑师哭。子姚救之,大败,二月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无死,以郑张与郑罗归。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宋公伐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吴子使来傲师伐齐。

哀公十年

十年春,郑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

公会吴子、邾子、郟子伐齐南鄙,师于郟。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

秋,吴子使来复傲师。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齐为郟故,国书,高无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搜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邾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

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

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殒。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殒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

夏，陈轅颇出奔郑。初，轅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进稻醴、梁糗、胾脯焉。喜曰：“何其给也？”对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谏？”对曰：“惧先行。”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 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

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钺，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置之新篋，裹之以玄纁，加组带焉。置书于其上，曰：“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剿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槨，槨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秋，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

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之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若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以献。耻是二者，故出。卫人立遗，使室孔媯。疾臣向魍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殒于郟，葬于少禘。

初，晋悼公子慙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悼子亡，卫人翦夏戊。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

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兵不谏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子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哀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绕，放经而拜。

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

吴征会于卫。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吴方无道，国无道，必弃疾于人，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往也，长木之毙，无不漂也。国狗之瘦，无不噬也。而况大国乎？”

秋，卫侯会吴于郟。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蜚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岩、戈、锡。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锡，杀元公之孙，遂围岩。十二月，郑罕达救岩，丙申，围宋师。

哀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郑子贲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赏。”魋也逃归，遂取宋师于岩，获成讙、郟延。以六邑为虚。

夏，公会单平会、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郟。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

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

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户牖，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大宰谿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祇为名，不如归之。”乃归景伯。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褻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乎曰，庚癸乎，则诺。”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大宰谿曰：“可胜也，而弗能居也。”乃归。

冬，吴及越平。

哀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齐简公之在鲁也，阍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阍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飡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子我盟诸陈于陈宗。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己，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僂，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闭门。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

也。”

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

子我归，属徒攻闾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彤，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我请，豹与我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请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请郭公焉。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长魋也，今将祸余，请即救。”司马子仲曰：“有臣不顺，神之所恶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师不可。请以君命召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车往，曰：“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公曰：“虽魋未来，得左师，吾与之田，若何？”君惮告子。野曰：“尝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车逆子。”与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马曰：“君与之言，”公曰：“所难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对曰：“魋之不共，宋之祸也，敢不唯命是听。”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颀聘而告桓司马。司马欲入，子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国，民不与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六月，使左师巢伐之，欲质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质。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将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卫。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辞曰：“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

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阮氏葬诸丘舆。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成宰公孙宿不受，曰：“孟孙为成之病，不圉马焉。”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袒免哭于衢，听共，弗许。惧，不归。

哀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输。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大宰嚭劳，且辞曰：“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廩然陨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忧，寡君敢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

戚，大命隕队，绝世于良，废日共积，一日迁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土。’备使奉尸将命，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限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吴人内之。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殮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飧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闻命。’

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漵、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瓘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于伯姬。

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舆豶从之。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

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廪失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纆。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纆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孔悝立庄公。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先谓司徒瞞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子请亦尝之。’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

哀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瞞成、褚师比出奔宋。

卫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天诱其衷，获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执事。’王使单平公对曰：‘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往谓叔父，余嘉乃成世，复尔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

疚 嗚呼哀哉。尼父 ,无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 ,名失则愆。失志为昏 ,失所为愆。生不能用 ,死而诛之 ,非礼也。称一人 ,非名也。君两失之。”

六月 ,卫饮孔悝酒于平阳 ,重酬之 ,大夫皆有纳焉。醉而送之 ,夜半而遣之。载伯姬于平阳而行 ,及西门 ,使贰车反柝于西圃。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 ,新登于公。请追之 ,遇载柝者 ,杀而乘其车。许公为反柝 ,遇之 ,曰：“与不仁人争明 ,无不胜。”必使先射 ,射三发 ,皆远许为。许为射之 ,殪。或以其车从 ,得柝于囊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谗也 ,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 ,郑人甚善之。又适晋 ,与晋人谋袭郑 ,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 ,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 ,邑人诉之。郑人省之 ,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其子曰胜 ,在吴 ,子西欲召之。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 ,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 ,不为不利 ,舍诸边竟 ,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 ,率义之谓勇 ,吾闻胜也好复言 ,而求死士 ,殆有私乎？复言 ,非信也 ,期死 ,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 ,召之使处吴竟 ,为白公。请伐郑 ,子西曰：“楚未节也 ,不然 ,吾不忘也。”他日 ,又请 ,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 ,楚救之 ,与之盟。胜怒 ,曰：“郑人在此 ,仇不远矣。”

胜自厉剑 ,子期之子平见之 ,曰：“王孙何自厉也。”曰：“胜以直闻 ,不告女 ,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 ,余翼而长之。”楚国 ,第我死 ,令尹、司马 ,非胜而谁？”胜闻之 ,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胜谓石乞曰：“王与二卿士 ,皆五百人当之 ,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 ,若得之 ,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 ,与之言 ,说。告之故 ,辞。承之以剑 ,不动。胜曰：“不为利谄 ,不为威惕 ,不泄人言以求媚者 ,去之。”

吴人伐慎 ,白公败之 ,请以战备献 ,许之 ,遂作乱。秋七月 ,杀子西、子期于朝 ,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石乞曰：“焚库弑王 ,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 ,焚库无聚 ,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 ,以敬事神 ,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 ,何患？”弗从。

叶公在蔡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 ,以险侥幸者 ,其求无饜 ,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修也而后入。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 ,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 ,匡正王室 ,而后庇焉 ,启之愿也 ,敢不听从 ,若将专利以倾王室 ,不顾楚国 ,有死不能。”遂杀之 ,而以王如高府 ,石乞尹门。圉公阳穴宫 ,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

叶公亦至 ,及北门 ,或遇之 ,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 ,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掩面？国人望君如望岁焉 ,日日以几 ,若见君面 ,是得艾也。民知不死 ,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 ,而又掩面以绝民望 ,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 ,帅其属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 ,楚不国矣 ,弃德从贼 ,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 ,对曰：“余知其死所 ,而长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将烹。”乞曰：“此事克则为卿 ,不克则烹 ,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潁黄氏。沈诸梁兼二事 ,国宁 ,乃使宁为令尹 ,使宽为司马 ,而老于叶。

卫侯占梦 ,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 ,与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弗去 ,惧害。”乃逐大叔遗。遗奔晋。

卫侯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疾与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择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竖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舆豕从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请杀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请三之后，有罪杀之。”公曰：“诺哉。”

哀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卫侯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太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晋赵鞅使告于卫曰：“君之在晋也，志父为主，请君若太子来，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卫侯辞以难。太子又使椽之。

夏六月，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子又何辱？”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子谷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谷曰：“观丁父，郟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谄，令尹有憾于陈，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尹盍舍焉？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诬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

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郭。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卫侯自鄆入，般师出。

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难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逾从公。戎州人杀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我与女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卫人请平。立公子起，执般师以归，舍诸路。

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郟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彘也。”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夺其兄酈般邑以与之。酈般愠而行，告桓司马之臣子仪克。子仪克适宋，告夫人曰：“麋将纳桓氏。”公问诸子仲。初，子仲将以杞姒子之非我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从。故对曰：“右师则老矣，不识麋也。”公执之。皇瑗奔晋，召之。

哀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宋杀皇瑗。公闻其情，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

巴人伐楚，围酈。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师。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固败巴师于酈，故封子国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逐石圃，而复石魍与大叔遗。

哀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

秋，楚逃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

哀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齐人来征会。夏，会于廩丘。为郑故，谋伐晋。郑人辞诸侯，秋，师还。

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赵孟曰：“可乎？”隆曰：“请尝之。”乃往。先造于越军，曰：“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请入视之。”许之。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

哀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

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是行也，公先至于阳谷。齐闾丘息曰：“君辱举玉趾，以在寡君之军，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比其复也，君无乃勤；为仆人之未次，请除馆于舟道。”辞曰：“敢勤仆人？”

哀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

哀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紼，使求从与人。”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高无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马骇，遂驱之，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及垒而还。

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战于犁丘。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哀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夏四月，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寡君欲徼福于周公，愿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军吏令缮，将进。莱章曰：“君卑政暴，往岁克敌，今又胜都，天奉多矣，又焉能进？是鬻言也。役将班矣。”晋师乃还。饩臧石牛。大史谢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礼不度，敢展谢之。”

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何亦无道。

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

也则有 ,若以妾为夫人 ,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 ,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

闰月 ,公如越 ,得太子适郢 ,将妻公 ,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 ,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 ,乃止。

哀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 ,卫侯出奔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 ,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祿而登席。公怒。辞曰 :“臣有疾 ,异于人 ,若见之 ,君将 之 ,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 ,不可。褚师出 ,公戟其手 ,曰 :“必断而足。”闻之 ,褚师与司寇亥乘 ,曰 :“今日幸而后亡。”公之入也 ,夺南氏邑 ,而夺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

初 ,卫人翦夏丁氏 ,以其帑赐彭封弥子。弥子饮酒 ,纳夏戊之女 ,嬖 ,以为夫人。其弟期 ,大叔疾之从孙甥也 ,少畜于公 ,以为司徒。夫人宠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优狡盟拳弥 ,而甚近信之。故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 ,皆执利兵 ,无者执斤。使拳弥入于公宫 ,而自太子疾之宫譟以攻公。鄆子士请御之。弥援其手 ,曰 :“子则勇矣 ,将若君何 ?”不见先君乎 ?君何所不逞欲 ?且君尝在外矣 ,岂必不反。当今不可 ,众怒难犯 ,休而易间也。”乃出 ,将适蒲 ,弥曰 :“晋无信 ,不可。”将适鄆 ,弥曰 :“齐、晋争我 ,不可。”将适泠 ,弥曰 :“鲁不足与 ,请适城辍以钩越 ,越有君。”乃适城辍。弥曰 :“卫盗不可知也 ,请速 ,自我始。”乃载宝以归。

公为支离之卒 ,因祝史挥以侵卫。卫人病之。懿子知之 ,见子之 ,请逐挥。文子曰 :“无罪。”懿子曰 :“彼好专利而妄 ,夫见君之入也 ,将先道焉 ,若逐之 ,必出南门而适君所。夫越新得诸侯 ,将必请师焉。”挥在朝 ,使吏遣诸其室。挥出 ,信 ,弗内。五日 ,乃馆诸外里。遂有宠 ,使如越请师。

六月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仆 ,见二子 ,曰 :“恶言多矣 ,君请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 ,恶郭重 ,曰 :“何肥也。”季孙曰 :“请饮彘也 ,以鲁国之密迩仇讎 ,臣是以不获从君 ,克免于大行 ,又谓重也肥。”公曰 :“是食言多矣 ,能无肥乎 ?”饮酒不乐 ,公与大夫始有恶。

哀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夏五月 ,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茂 ,纳卫侯 ,文子欲纳之。懿子曰 :“君愎而虐 ,少待之 ,必毒于民 ,乃睦于子矣。”师侵外州 ,大获。出御之 ,大败。掘褚师定子之墓 ,焚之于平庄之上。文子使王孙齐私于皋如 ,曰 :“子将大灭卫乎 ,抑纳君而已乎 ?”皋如曰 :“寡君之命无他 ,纳卫君而已。”文子致众而问焉 ,曰 :“君以蛮夷伐国 ,国几亡矣 ,请纳之。”众曰 :“勿纳。”曰 :“弥牟亡而有益 ,请自北门出。”众曰 :“勿出。”重赂越人 ,申开守陴而纳公 ,公不敢入。师还 ,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辍与越人。公曰 :“期则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 ,报之。司徒期聘于越 ,公攻而夺之币。期告王 ,王命取之。期以众取之。公怒 ,杀期之甥之为太子者。遂卒于

越。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蔑为司城，乐朱钜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师曰：“纵之，使盈其罪，重而无基，能无散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巳，卒于连中。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曰：“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曰：“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司城蔑使宣言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今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

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己为乌而集于其上，殊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曰：“余梦美，必立。”

大尹谋曰：“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孟。将盟之。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门尹得、左师谋曰：“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曰：“无别。”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

卫出公自城钮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

哀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郟田，封于台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请教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色焉。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谷七里，谷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桓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 君子之谋也 始衷终皆举之 而后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不亦难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 曰：“请有问于子 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 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 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 公如公孙有陜氏 因孙于邾 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悼之四年 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 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 早下之 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 门于桔株之门。郑人俘酈魁垒 赂之以知政 闭其口而死。将门 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 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 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 赵襄子由是基知伯 遂丧之。知伯贪而愎 故韩、魏反而丧之。